

# 情愛的裝偽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

116

1945.4.4

54

# 情 愛 的 裝 偽

— 福 幸 和 率 輕 —

— 三 四 九 —

行 印 社 版 出 強 自



3 1774 4757 4



目次

偽裝的愛情.....

附錄

巴爾札克的生平(錯誤)..... 七九

後記..... 一一五

渝4333

午夜鐘聲已經響過，但巴黎底一切却還在活動着；整個都在騷擾，整個都在追求快樂；這是謝肉祭最後月曜日底夜晚（一）。

萊昂·梵·泊勒伐，騎兵隊裏年青的軍官，剛走進了樂扮拉底跳舞會來（二）。在擁擠雜沓的人海之中徘徊了點把多鐘以後，沒有遇見一個相識的人，對那兩三個向他打招呼的婦女們乏味的語句絲毫都未曾理會；塵埃窒住了呼吸，熱得喘不過氣來，被所有這些蒙黑怪物刺耳不羈的尖銳聲弄糊塗了，他便撫心自問難道這是所謂快樂，於是擠到門口就想退出去了。

這時候，有兩位戴假面的婦人——她們優美的姿態和豔麗的服飾都非常惹人注目——正走下客廳底階階來；一個沒帶面具的紳堂堂的男子用臂挽着她們。一陣討好的囁囁聲從她們週圍升起，一羣年青的輕佻者開始釘她們底梢，向她們獻殷勤的話語。

萊昂也像別人一樣的跟着；好奇的羣衆都集上來而且步步增加了；不久，遮面來了幾個也被人跟着的出色的假面和她們碰在一起，因此，更加混亂，以致那兩位貴婦人之一，穿來頂午背的那個，突然發見自己和她處同伴們分離開了；於是她向四週執心地探望，想在那裏找到一個保護者，她處目光落在關切地跟隨着她的萊昂身上了；同時敏捷地拉住了他底手臂。

「喂！我請求你，」她用一種動人的聲音向他說道。「帶我出去，幫我，找到我底同伴們。」

「遵你吩咐，漂亮的假面；不要害怕，請跟我來，信任我爲你效勞。」

於是他用一雙手臂來挽住她，另一隻記着他們去路的一切人分開，他帶她到擠滿室裏來了，請她在「一張絨長凳上坐下以後，便想着她給我點飲料。」

「不，且住，」她對他說。「我沒有什麼；對於這種無謂的恐怖屈讓可恥。」

「但是在我，我倒滿心感謝它，托它庇福，我纔被你挑選來做你底保護者

「是的，我承認你爲我幫忙了，非常感激；我還懇求你底保護；幫我

「你醒來的。」

「怎麼，你就想離開我嗎？呵！就算是答應，也得好好地允許我陪伴你一些時光。」

「好，算作答禮，我們來談天罷。」她高興地如是地說。

他們重新就坐，談話便開始了，彼此在伶俐而談吐風生的辭令上延遲了好久。感於那可愛的假面又說起要去找她底同伴們。

「但是，」萊昂說道。「究竟是些什麼同伴呢？母親、姐姐、還是丈夫？」

「丈夫！不，謝謝上帝。」

「你沒有結過婚嗎？」

「我是過來人了。」

「怎麼！已經是寡婦？我莫替你叫苦！」

「誰對你說我要叫苦？所有的丈夫是不是都是很好的？所有的男子是不是都很溫和？其中可有一個值得惋惜的沒有？」

「呵！何等的詛咒！要是誰能在你心中使你生起較為公正而溫柔的感情來的，真是。」

「千幸萬幸了呢！」

「一個男子……我決計不會……」

「怎麼！你想使那些崇拜你的羣衆永遠地失望嗎？他們總是無疑的……」

「我沒有什麼崇拜者，我剛從別處來，我一個人都不相識。」

「一個人都不相識！呵！漂亮的假面，我第一個來署名罷，而且永遠是最熱誠

最忠實……」

「忠實，天哪！你倘使再繼續這種口吻，我就要離開你了。」

「什麼！忠實……」

「忠實不過是一具人家裝作套在自己身上而其實想套住別人的鎖鏈。我是自由的，完全自由的，我希望永遠是如此；一個男子並不能使我違背我底誓言。」

「可是我，我不再是自由的了，這我感覺得到，但我並不叫苦。鎖鏈是爲我一個人，你不能阻止我愛你和希望……」

「噯，不，不，先生，我一點都不要人家愛我，我不要人家向我說這種話，尤其是

希冀……」

「但是，你這殘酷的假面，不可思議的假面，你究竟要什麼呢？至少爲得到你底慈  
憐心要怎麼辦呢？」

「要不瘋狂，不欺詐，把那僅僅所感到的毫不誇張，休想用幾句極浪漫的語，一點  
假仁假義的溫柔，叫一個有理性的女子變更她底計劃；要順從，謹慎，有耐心，等我底  
念頭十分固定了，我底主意堅決了：那時候或者：」

「那時候或者？：可愛的假面，完全說出來罷，宣告我底命運：我聽從，守祕密，  
歸服，有耐心，我一切都答應：」

在這樣說着的時候，萊昂將那被愛情和希望所激起來的眼光注視在這張圓軌的假面  
具上，透過那面具，有兩顆又大又黑，溫柔而晶亮的眼睛像用一種平靜而熱慮的注意在  
打量着他。

並不注意他剛纔用來表白那熱情的音調，她現出一心不亂的樣子說道：

「這根錦繡，英武的標記，證明你在軍隊中服役，是不是？」

萊昂，被這冷靜怔住了，祇能回答一個肯定的點頭。

「那一隊？」



「我是騎兵第六隊隊長。」他不大高興地回答。

「你是在假期中吧？也許是的？你底家在這城裏吧？」

「不，我底家是在遼遠的外省，清白而安分守己的，不薄，不十分有錢，我同我底隊伍開來此地。像你一樣，我在這里不認識一個人；像你一樣，我是自由的，無羈無絆的，偶然的機運引我到這里來，爲的是使我在此地失落我底靈魂，我底自由，我底安寧……」

「更偉的是在此地找到一個殘廢的女子，一個不知恩的人，是不是？……這些原是用價了的犬。但我對於這個有時是這般善意的偶然的機運却公正得多了，我開始相信它在我們底接近上爲我盡了不少的力，我感謝它將賜予我生命中之所缺乏的那唯一的那幸福。」

「可敬愛的陌生女子，叫我怎能不投身在你底裙下，在那兒發誓：榮昇。榮。泊勒。伐感恩不忘而且服從，爲值得一個這樣溫柔的自白起見，什麼都願意去做哩！」

「一個自白！」她說道。「呵！我做了一個自白；但看這些男子們底自吹自唱

罷。」

「對於懷着這麼大的熱情所希求的東西怎麼不吹幾分呢？……可是，輪到我，我究竟能不能認識這個好毒我開心的誘惑者呢？我能不能揭開這張向我遮住面貌的可嫉妒的假面具呢？」

「誰能撕得開那就好了。」

「呵！我祇要能夠一剎那瞻望你底尊顏，在那兒領會……」

「你不在我底眼裏領會嗎？」

「你底眼睛是迷人的，但假使在那兒添上一個溫和的微笑呵……」

她立起身來了，隨即用一種較為嚴峻而冷淡的音調……

「不，」她說道。「你永遠不會見到我，你永遠不會認識我，而且關於我底事情一點都不曾知道。」

「誰見過一個比你更出奇任性的人沒有呢？太太，我再打擾你得更久些也沒有用了。我知道，你要去會你底同伴們……這須得去找她們……」

她對於他底氣憤並不介意，却打斷了他底語頭……

「萊昂·克·泊勒錢，這是你底名字，是不是？」她帶着一種幻想的音調說道；「

「騎兵第六隊底隊長？你在這城裏還有些日子吧？」

「噢！關於你什麼事，殘酷的，你既然不想再見我了，既然……」

「但如何以見得我不想再見你呢？難道些微的事情就足以擾亂世上這些聰明人底判斷力不成……我是很想再見你的……」

「噢！我底上帝，我親愛的，你弄到怎麼樣啦？」

「一個女子底聲音在他們背後呼喊道：『我們找你得有兩點鐘了。』」

這是那位漂亮的假面底女友，同着她們底舞伴。大家重新聚首，彼此略談了些那夜會底情景。

「我真疲倦和厭煩得要命了，」剛來的那位貴婦人說道。「求你賞臉和我們一同出去罷。」

「我很願意，我相信我在此地也沒有什麼事要做了。」

「怎麼！這樣早！」萊昂叫道。「至少你總得允許我陪伴到你上車子！」  
她接受了他底手臂，於是他們跟在另一對底後面。

「阿！我請求你，」萊昂繼續說道。「把剛纔非常不幸地被打斷的那句好話重說。」

「這就是我們再見的問題：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用什麼方法……請你想想在二週之內我就什麼都失掉了，除了這番記憶；你不給它添上一點希望嗎？」

「那麼，先生極願意忘記這大大的生氣麼？」

「別開玩笑，發點兒慈悲心……你立刻就要向我溜走……叫我怎麼能夠？」

「但我在 M-Game 底跳舞會裏是可以再來的……(四)」

「三個星期！偉大的上帝！這對於我是三個世紀呵。」

「是的，三個星期！或者永遠……」

「等到那時，我一定會焦急和厭煩得要死的。」

「這樣很會把我底計劃弄糟呢！……」

「你底計劃？……」

他已經來到了門口；一輛馬車——夜晚不容許辨別出它底顏色和它底牲口——前來，一個黑奴把車門打開。

「至少，我總可希望你，」萊昂接着說道。「憐憫我底痛苦罷？」

「但我相信我會十分關心着你的……」

說完了這句話，他便輕捷地登上了裝飾得很華麗的四輪馬車，撥着馬兒就像電光般的奔馳去了。

萊昂目送着這輛劫奪去了他重新獲得的對象的車子；過後，他不想再進跳舞會了，便回到自己底寓裏，頭腦混亂，心情頗激動，夢一般的想念着這樁偶然的事情，並且責備着自己爲什麼不用一點方法來把它延長。

「但是這個迷人的神祕的女子，」他自書自語道。「究竟是什麼人呢？她那高貴而端正的樣子，她那驕傲而莊嚴的態度，要設想她是一個娼妓是不可能的；可是她想做什麼呢？爲什麼把我底希望弄得一生一燭呢？她有計劃，她探聽我生活底底細；和我碰見，在她居然可以成爲一種幸福；然而我是永遠不能再見她的，我永遠不會認識她！……也許她祇想尋我開心……呵！倘使果真是如此，我也懂得怎樣報復！……但向誰報復呢？怎樣報復呢？她可以不再來這跳舞會了；我或許會永遠失去了她底行踪；這未免太可惜了；她的確是很可愛的……在她美妙而輕盈的體態中含着多麼肉感的溫柔呀！她底眼睛是何等美麗！她底聲音何等動人！在她底談話中是多麼地富於精采和才氣呵！……第三個星期將滿爲本報必須利用這些日子來尋她，找到她！呵！這是想法子早點離開這十城」

禁身可是不能入睡；爲了開始他底追求，他很早就起身來。

譯註：

(一) 齋肉祭 (Carneval) 爲歡樂節，接齋肉祭最後的月曜日 (Lundi Gras) 是復活祭 (Pâques) 前的四旬齋戒節 (Quarantaine)。

(二) 樂扮拉 (L'Opéra 或 Le Grand Opéra) 係巴黎最著名的大戲院底名稱。

(三) 掛鐘差 (La Salle De La Pêche) 係本戲院中借鐘樓樓頂觀衆休息室。

(四) Mi-Carême 是指四旬齋戒節第三週的星期四；那天定爲歡樂日。四旬齋戒節係天主教會中的節日名，從齋肉祭後水曜灰日 (Mardi-Gras) 起一直到復活祭前那四十天。換做耶穌在開始齋戒前所遵守的四十日大齋並以艱煉苦行爲目的。現今這四旬齋戒節已失去它往時的嚴重性了；大部份天主教徒於四旬齋中每星期祇規定星期三及星期五兩日爲齋戒日；但復活祭前週之四日齋則除外的。

第一個星期全然無休止地遍歷着馬路，商店，熱鬧場所以及有玻璃窗門的地方，讓着那些凡使他記起他底不相識者底模樣來的女子們，做了無數次的錯誤，差不多全是些失禮的言行，除了他自己都承認自己底努力之不中用而外，便毫無結果地過去了。從第二星期起早就有點灰心了，在第三星期中，他便開始自問是不是還須要給一個——也許就爲作弄他底困難而在躲避他底眼目的——撒嬌者去做玩具呢？當這時候，一張有着下面這寥寥數字的紙條被送上他底門來：

「免·泊勒伐君總記得星期四早上一點鐘，在樂扮拉或跳舞會裏，掛鐘之下有人在等他。」

讀着這紙條時，他所有的希望都重新被點燃起了！午夜底鐘聲在這掛鐘上剛剛響過，萊昂就在那下面老坐着了，完全浸沉在一種充滿着愛之焦躁和強烈的好奇心所激動之中。





以肯十分關心，原爲的是希望我值得你底敬重，使你知道。」

「是的，那不消說得，這對於我底計劃是很有益處的。」

「呵！你底計劃，可否讓我知道，我希望……可愛的假面，統統說出來；對於這顆心上早已充滿着你的，祇等待着一句話便可永遠地向你獻身的這顆心，得不到有什麼不任的。」

「這樣真使我懊惱了。」她痛切地如是地說。

萊昂半晌不做聲。

「呵！」他終於說道。「停止這惡作劇罷！爲什麼要用一下子嚴厲一下子溫和的手段來磨難我呢？今天是最後一次的跳舞會了，別再想溜脫我：我釘住你底脚步，不斷地跟着你，直到確信能再見你，能在你跟前披露我底願望，我底衷情，並且能知道你這些可愛的計劃的地方。」

「唉！不，不，不，預先要使我確信你底溫順，你底謹慎纔好，我有幾個先決條件要得到你底諾言，用你底簽字來向我担保實行它們的責任。」

「我底諾言！我底簽字！」萊昂重覆地說着。在樂扮拉成跳舞會裏訂立一個條約。

居然要用着深恩熟慮的謹慎和莊嚴的格調，這不由得使他十二分吃驚的。

他注視着他底女友；她底舉措是傷促不安的，夢幻也似的；一陣激動刺戟起了她底胸脯，他幾乎以為看到她在那假面之下，漲紅了臉了。從她這方面呢，她却窺見了他底一種將信將疑和關心的態度。

萊昂自以為使她有了下決心的可能，便變得越發焦急，刺刺地說道：

「可愛而不可解的人呵！好，算數，我一切都應承，我將上次跳舞會裏訂立的誓約重說一遍罷：要服從，溫順，謹慎；我儘先接受了你所給我所擔負的這些條件，祇要在報答上我能得到那令人醉心的再見的希望和占有那個：」

「那很須要，」她不屬意地說，這看來與其說在回答他剛纔向她所說的話，倒不如說在對她自己底思想發言。

可是萊昂却祇留意到能激起她底感情來的那種話。

「呵！我太高興了，」他叫了起來道。「來罷，可敬愛的陌生女子，跟我跑出這批難堪的人羣，給我底快樂達於極致罷；容許我終能除掉這個討厭的假面，接受你底命令，而且更自由地重新說出『愛』底誓約和願望。」



「明天見，請記着我底豫約。」

「頸少總得允許我陪着您同去。」他大聲地說，並準備跨上車旁的踏板。

「把門關上，走！」她用力地喝道。

她底命令馬上被實行了，於是萊昂又眼見着自己底希望和做自己底目的物的那女性一齊溜去了。

### 三

大家都想像得到萊昂等待那第二天的來臨是多麼心焦，他回寓裏去有多少次數，望在那裏能發見一封信啊！當人家把信遞給他的時候，他底快樂真是難以形容，但信了信以後却又感到莫明的驚奇。

「登·泊勒俄特昨天顯然熱心地盼望着再見那位在樂扮拉碗舞會裏曾經會晤過的穿白色繃白舞鞋的夫人，因此他答應服從人家一切的要求。」

「以下便是他希望能獲得他所懇求的事情的那些條件。」

「一、免·泊勒伐君明天半夜裏可去她那裏：有一個他早已見過面的可信託的男子來領他進一輛路旁接客的馬車，這車子便載他到他底目的地；不過免·泊勒伐君須同意讓人家遮住他底兩隻眼睛。」

「二、他對他底嚮導者不准發一句問話，並且休想行賄（何況這是徒然的），須順從地聽憑引導。」

「三、他該明白地約定不出一點聲響，不作一絲紛擾，絕不向黑暗抗議，毫不要求和他相會的女子打破在她早已決定了的靜肅。」

「四、過後，他底嚮導者來重領他時，他須得一任其帶上車子，從那邊到他底寓裏要保持着同樣謹慎的態度，並且，爲想明白人家之所以要他這樣做的，可耐性地等待人家在立誓之下所允許給他的說明，而勿作無謂的探索之舉。」

「五、倘使免·泊勒伐君應承這些條件，他便可在這張紙紙下寫明他願意接受，同時在那裏蓋簽字，然後將它套入信封，放在他自己門上，有人會來拿去。」

讀完了這封怪信之後，萊昂·爲驚奇所襲擊，兀然不動地站立了好久，沉陷在一大堆的思考裏面，被千百種情緒激動着。

這個出人意外的條約中的嚴肅的警告怎能和預許給他的說明調和呢？他那陌生女子底高貴，端正和冷淡的品格怎能跟這樣的舉動相稱呢？

他再三地自語，除非是瘋狂而又同樣的輕率，纔會在這樣的提議上簽字，冒這麼幾難置信的險！然而那漂亮的假面底優美的形像却顯示在他眼前，跳舞會裏那些生動的談話重新浮上他底記憶，並且這般驕傲和這般柔順的對照，使人與舊的境地遇之獨特，強烈地所促起的好奇心，不肯示弱的自尊心等等，對他什麼都變成了不可抵抗的誘惑，有一時他原也想到憑着口頭上的預約，讓一個陌生女子這樣地領到這層極難識曉地方去碰運氣，難免有點危險；但是這種危險却又算是增加了一種魔力。

「不，」他叫了起來道；「一點也不用畏縮，爲了實獻給我這齣愉快的報債，很可以冒一個瘋狂的險呵！」

於是，抓住一支筆，這賢明的卡東竟像一個輕率者似的寫了這封信。不假思索

「我接受人家給我條件了，隨我處置，請謹慎地履行它們。不過請  
許我帶一把佩劍。」

「不，」公爵下詔後，「一無所不有現成。除了紫草湯，還有勃頓，還有  
蘇威，還有香酒，還有……」

「信就在當天傍晚被取走的，第二天早晨他收到了三張紙，多數字跡模糊，大  
上面寫著：『我……』不肯承認，自尊……』

「請重演當手劍推辭，看過狂……」

日子從沒有這樣長久地過的。

兩小時以前，萊昂就把衣服穿戴齊整，在自己底房裏大步地踱着了，終於被一輛  
停到他門上來的馬車底聲響促起了他激烈的情緒。他拿了劍，急速地走下樓來，隨即碰

見了那個領他上車而用籠腳的士話尊敬地請求他容許遮住他的眼睛的黑奴。

萊昂並無異議。  
馬車，走了一點時光以後，隨同黑奴底叱咤聲停住了。他扶萊昂下了車來，同他在





裏連背他底諾言。

時間迅速地過去，當房裏起了一陣輕微的響聲時，夜已深了；一扇秘密的門自行打開，陌生的女子便消失去了，只剩萊昂獨自留着。不久那黑奴又出現了，用一種尊敬的口氣，請求他再縛上那障眼布而跟他出去。

「不，」他不顧一切地回答道。「倘使沒有見到這可愛的人兒，我一面我不出去；倘使得不到他。」

黑奴一個十分相近的婦人底聲音却打斷了他而說道：「信實！安靜！……」

萊昂向發出那聲音的方面衝過去，祇碰到了一堵牆壁；他在黑暗中摸索，摸到了門扇，敲得緊緊的小門，透過那門，他隱約地瞥見一個離他而去漸漸地消失的燈光。

「殘忍的，」他不敢揚聲地說道。「請傳一會，有句話要問問你，並且請你……」

「信實！安靜！」黑奴用堅決的音調說着。……

「……」萊昂悲哀地回答道。「信實鎮住了我，我答應過，我服從，我仰望別人也要像我一樣的忠實，遵守她允許給我的預約。」

「……」萊昂跟着他底嚮導者登上下馬車，不久就到了自己底家裏。

他在那里，時而沉入甘美的回憶，時而作着強烈的悔恨。喜歡，不安，瘋狂的沉悶，他自問這莫非是一場幻夢，終於睡着了去追尋那殘夢。

譯註：

(1) 卡東 (Caton) 爲古羅馬以嚴格著名的國勢調查官，紀元前 133 年生於 Tusculum，卒於紀元前一四七年。他從事於控制當時社會上在開始騷行着的驕奢淫逸的風氣，頗出其力。卡東這名字現在成爲持身謹嚴，非常賢明或裝作如此的化身了。

#### 四

但誰能描摹得出他底不安，他底苦悶，當好幾天，繼則一星期，兩星期，三星期地過去，而一點也得不到他所想要的陌生女子底音信。她甚至連破一點功夫來緩和他底焦躁都不肯了的時候。

這一切的回憶全都是痛苦的。



的激情，由她方面新的弱點來穩定你底權威；但這種時機却永遠不會再來了；你和她之間一切都是完結了的。

「但是你底行為之高雅却值得我這方面多少的感激。我沒有更好的方法能對你證明這一點了，除了向你說明你底好奇心這般強烈地所想知道的那些計劃，和告訴你一個看來像是不可置信的，甚而至於輕率的，然而靠着你的，我相信，我將不致於後悔的行為底動機而外。

「一個不相稱的結合——其間我只感到不幸，蹂躪、不公平和強暴，——使我對於這個全然助她凌弱，承認不公平的悲痛的巡警起了難於克制的反感。我在二十五歲那年方始是自願的、富裕的，完全由我自主的；我發誓要永遠都是如此；但不久我却感到我底獨立不羈是由於犧牲了自然最溫柔的感傷而換來的；我於是向四週矚目，在那里可是見不到一個須要我底愛，我底溫情，能愛我而又向我表白的人。未曾做過母親的那種悔恨不斷地來佔領我底心境了，甚至於增強了成爲一種真正的遺憾。誕生在燃燒的天空底下，我底頭腦是靈敏的，我底心靈熱烈地感到：我究竟怎樣做呢？我作了一個奇異的計劃，爲着至少想享受做母親的幸福而不致於給我

加上一具我所憎惡的鎖鏈的計劃：然而請勿以爲我是一個蔑視一切的人啊，請勿以爲我將社會上有用的規律當作妄說偏見；不！我對於這些倒是尊敬着的，況且倘使祇有這一次我能避免受罰，那也祇有這一次啊。各種特殊的情境至少會給我方便和保全我底名譽的。

「這計劃，開頭是胆怯地懷念着的，越來越使我關心了；我曾經加以考慮，我甚至承認它底浪漫蒂克的演出在我底眼中也正賦與了它一種新奇的魅力；它竟變成爲一種慾望了。你知道我怎樣纔能把它實現的，承你底情賜予我生命中所缺乏的那唯一的幸福底希望。我起先本想決定讓你一切都不知道，一切都忘懷的，後來我想到應該好好地給你說明。況且，倘使我底願望達到了，我也許會在我盡心愛護的對象尙未自立之前就死過去；我將我所有的財產遺留給他，但我却不以爲應該剝奪了他底自然的保護者的。」

「那末，請留意到處都會向你召喚你底責任罷，時光一到來，你便會收到一隻橫剖開來的戒指，那上面刻着誕生的日期；環上鑲着金剛鑽的表明是個男孩，女底則是一顆碧玉。這指環其餘的一半乃交給孩子，他倘然喪失了我，可憑着必須的指環

示去找你；蔣戒指呈給你，如果它跟你底相合，那就證明他有受你保護之權，我對於你的尊敬總可以向我擔保他底要求不致於落空罷。

「別了，先生；別了，萊昂；永別了！免去你以我為對象的一切奔走罷；你本來也是徒然的，因為我不多幾天之內就要離開此地了。忘了這個你不相識的，你永遠不能認識的怪物罷；忘了這個不可再得的一夜之夢罷；放快樂些。我希望你，如果我能聽到你快樂的消息，我底心也會因此而感到愉快的。」

「快樂！」萊昂怨恨地將信遠遠地擲了開去而叫道。「叫我怎麼會快樂，當她冷冷地向我通知我不該再見她了，她輕侮的信用使我知道我喪失的一切代價要永遠地被剝奪了的時候！但她不以爲在逃避我，她是屬於我底；造成這姻緣的原是她自己呵……難道祇爲把它這樣地斷絕而造成成的嗎？是的，我到處去追求她；我什麼時候都要要求我底權利……那她是避免不了的……」

「唉！」沉思了一會以後他又說道。「我忘了她將要離開此地……或許她同她底祖國

去罷！那末，在洋大海就要隔離我們了！啊！我是多麼的不幸呵！爲什麼我先前要去那跳舞會呢？爲什麼我抱着接受這些沒價值的條件的勇氣呢？」

那些頗使人愉快的希望突然喪失，使萊昂瑟痛得竟因此而病了幾天。等他能夠門去的時候，他便懷着異常的熱情又開始他底追求了。但在這京城裏他原也是一個生客，他很少有成功的法門了。於是，不久他便陷於苦痛底最惡毒的靜止的悲哀裏了。他底性格上從此也感染到了一種在他成爲習慣了的憂鬱的色調。

出身於可尊敬的家庭，生長在嚴實的教訓之中的萊昂，從不會像其他的軍人那樣放縱職業上的學科，光榮而辛苦的服務，從不會讓他的宿舍間造成一個流連的關係。

過：有戀愛的可能，但他却並沒有愛過，所以這初次的印象對於他底外來得深刻，並且且然的機運剛給他一個可愛的女子（她底神祕更足以強烈地刺激他的心）然而她却像影子一般地消失了，或許他不久可以做父親了，但在他底心坎上却永遠藏不着他底愛兒的，被最溫柔，最堅強的關係，糾纏在這些祇有他底想像力所能描摹得出來的對象上面，但他却永遠不能認識她們的。

這些思想便不斷地來去纏繞了；憑着再三地重讀和曲解她底來信的結果，他終於相

與在那上面邊能發見幾條希望底閃光。

再按那陌生女主的那種希望尚未完全喪失；人家談話給他的，這集話也似的，應當來報喜信的措詞，不就是一种同心的符號嗎？未了，人家既安排得要使那孩子在任何時候都能找到他底父親，那就不會不顧到這後者底生在和命運的，他那夜容人見面的女子仍在關心着他命運的那種想頭佔住了他底心，並且帶來了幾分安慰。

但是有一種新的憂愁却正在等待着他們，他底部隊奉命開往法蘭西北部的一個小城市中去駐防，必須跟從隊伍的恭昂黨粉又感到失望了。離開巴黎，他體未却搜尋那女子斷踪跡的希望，而且就是他自已，在一個外省偏僻之處隱藏着，也可以被人遺忘的；他那壓性急地等待着報喜信的使者恐怕不會到那里去找他子。然而他非出發不可了！在一個隊之社交，除了孤獨地散步而外別無消遣的小城市中的逗留，委實是無法排除最昂貴的心緒的。



當他悶住在這可悲的流放之中，心焦地計算着喜信到來的月份的時際，他那陌生的女子，也同樣地隱居着的，不過是在從都爾斯到博爾多去路上的一處優美的地方(一)，懷着滿腔的熱情而就溺於爲自己所創造的溫柔的希望之中。在這獨立不羈的境地內，對於她一切都是新鮮的，一切都使她神往。

生於麥爾底尼克(二)。在一羣奴隸之民的鄉間長大的年青的艾麗娜，直到十六歲為止，除了父親寬大的意旨而外，從不知有其他的束縛；社會上嚴酷的法規，從未曾強制她就其有效的羈絆過。

然而她底美貌，在這時期就開始聞名了，促起了全島中最富有的殖民地的雇傭者登·洛賽莉氏底慾念。他親自去求婚，他那富豪的名聲使一個過於勢利的家庭眩惑得幾乎使他立刻就將她得到了手。

他是一個上了四十年紀的人，有着一張好看的臉龐，却具着一副令人情惡的可鄙的性格。他最初是居留地底監督，隨後便成爲它底占有者了，他從沒有離開過那地方，暴君般統治的習慣使他感染到了往往由於孤立及無限制的權力所生產的種種惡德：多疑、兇橫、無法無天。他底虛榮心，爲獲得殖民地頂漂亮的女子所締約，有一時原使他顯

得和錢可親過的，但不久除了仗着隨指氣使的性格中所有的冷酷而實施的一種卑鄙的嫉妒而外，就不再讓他有別的感情來對待她了。

艾麗娜，被包圍在她自己不能隨便地使喚的黑女奴們中間，（其中有幾個還是她的爭寵者哩！）不由得受着極不堪的責難了；她那銳敏而高傲的心靈從此便懷着一種深深的反感，從那時候起對於所有的男子都存着怨恨和蔑視之念，其實也祇有她那永所不屑的傢伙纔理應該當的。

她，雙親爲犧牲了自己唯一的女兒抱恨而終；她的丈夫，在生活上窮奢極慾，身體因此衰弱，打算渡回他早已有資本在那里購置產業的法蘭西去；正當這時候，於一局縱慾無度的沉溺中間，不料死神便來攫住他了。

於是，兒·洛賽莉夫人艾麗娜，在二十五歲那年，便成爲殖民地最富有而最自由的寡婦；然而，厭倦於一個在婚唯有悲痛之感的鄉國，她決心要實現她丈夫所計劃而往法蘭西去居住。有位她少年時代的朋友，兒·僉朗塞夫人，——她已結婚可比她底來得幸福，——正決意要把財產和家庭都搬到這同一的國度裏去，一艘巨輪爲她們僱好了，於是兒·洛賽莉夫人，在她雙親墳上再三地宣言永不給任何男子以支配她命運之

種的誓約以後，便棄子許而攜百望的登上船了。

在她不幸的結合最初的那些年頭，兒·洛賽莉夫人便痛切地感到做不成母親的悲哀，而後來祇爲怕見她底孩子承襲着她如此長久地忍受過來的這些惡德而聊以自慰。

在開始享受自由的時際，這悲愁就比往常更有力地復燃了，而且孤單單的，無親，無眷，準備到一處沒有一個相識者的異城去，她感到這種獨立不羈的性質絕不是爲了幸福之故；她覺得生活中尚須要有多少的關係方能使人繫在這世間。航海中不斷地來圍繞着她的她女友底孩子們，使她整個的思想都貫注到這主題上來了；當她接受着他們底愛撫，加入他們底遊戲時，這纔懷抱起我們所見她實現的那個出奇計劃底最初的觀念。長途航海中的閒暇賦與她整個的時間把這計劃構思成怎樣能避免那些看來會惹起的重大的障礙；終於，她底計劃在她底想像中愈是展開，她愈是受着它。蠱惑，當她在薩爾多上岸時，它便佔據了她整個的心思。

在這城市中作了極短促的停留以後，她便跟着兒·命朝塞夫婦來到了巴黎。他們是來這里過冬的。我們看見她具着何等的輕率與僥倖而完成了她那瘋狂的企圖，而且她底幸運怎樣使她在萊昂·兒·泊勒伐身上發見那足以援勵她出履險之境的性格中的驕養。

不難。

她祇願向她忠實的黑奴洩漏她底秘密。曾經囑託他，在到達最後跳舞會那段時光底經過中間，於遠郊偏僻處租下一幢準備她所計劃的小屋子。可隨意熄滅燈火的那種隱蔽的機關，担保她逃走的那些祕密的出路，全是她推考得具有先見之明的，確乎未曾有過的設備。

因她和孀底旅伴們住在同一的旅館裏，所以不得不撒謊預先通知他們在 *Mil-Charme* 底第二天，她要出發去她底祖國。其實，在那決定的日子，她底朋友們雖竭力地挽留她，她却向他們告別，而同着那唯一的黑奴動身。這原是去進她底小屋子的。她其餘的從僕在數小時以前早就遣發在路上了，一切都如願地成功。

在那麼小心地準備着的約會以後，她在她底屋子裏還逗留了些時光；就從那里她寫了給萊昂的那封使他感到非常不幸的信；幾天之後，她便向都蘭納出發了（三）。

她來到都蘭納第一件關心的事是使傳播到四週去說她底丈夫在上船時，就已得病，而死於航海中的消息；她所披戴的喪服足以證實她底說明。不久她便讓人猜想到她至少有保存着一個遺腹子的希望了；幾個月以後，這希望在衆人眼前就成爲一種確信。將近

秋末，兒·洛賽莉夫人，希望滿貫的，生了一個女兒，這位千金小姐就該養育在那廣大而華麗的別墅之中。

她懷着多麼的熱情來擁抱這非常想望的孩子在她心坎上呵，她一生底幸福全寄托在這孩子底身上了，而且還能聯結起她最溫柔的感情來的。

「你會愛我吧？」她向他說道。「是的，我爲你不惜地浪費着愛護和熱情，你是會知恩的；我祇爲着你而生活，即使奚落和凌辱成爲我獻身精神底代價，我也毫不害怕。在這世界上，我終於有了一個憑着最堅強最溫柔的鎖鏈和他發生關係的人了，他天眞的愛撫和幼小時代底幸福，我希望要够得上我極大的慶祝的。」

這是很自然的，在這全然未曾經驗過的欣喜中間，那恩惠人底記憶便參入進來了；她想萊昂如果能見到這孩子，他真不知會感到如何歡喜，而且這想頭使她記起了曾經允許過他報告孩子底誕生日期的那段緣由。

黑奴立刻被派往巴黎，爲的使他送去她允許給萊昂的那隻戒指。她叫他到陸軍部裏去打聽萊昂底聯隊所駐紮的城市，然後馬上加鞭動身帶去這最後的信物，並且非把它交給他本人不可，而尤其須要立刻遠離，不讓兒·泊勒伐君有攔住他向他發一句問話的可

黑奴是以同等的正確和乖巧去執行地底命令的。

譯註。

(一) 都爾斯(Tours)是離巴黎西南二二六公里從前屬於都蘭納省底省會，也就是作者巴爾札克底故鄉，博爾多(Bordeaux)是離巴黎西南五七八公里從前屬於居葉納(Guyenne)省底省會，以出產葡萄酒著名。

(二) 麥爾底尼克(Martinique)係大西洋羣島之一。黑種和生長在殖民地底白種的居民共有二十萬人之多。一九〇二年Polo火山底噴火將該島之北部化為廢墟，有各約Marrasville。城就在那次被燬滅。全島土地肥沃物產豐富，尤以甘蔗、咖啡、綿、可可、烟草、香料、樹木及美味的水菓等等最為著名。還有土人製造的大量的甜酒也頗聞名於世，山谷和溪流都具有動人的風景。那里三角頭形的毒蛇如今不再存在了。此島，二四九三年為西班牙人所發見，後被法國大結為殖民地時在一六三九年。

(三) 都蘭納(Touraine)為法蘭西從前的二個省名。都蘭納便是它底省會，全省中物產之豐富，氣候之溫和宜人不愧為「法蘭西底樂園」之譽稱。

## 六

眼見十一月開始，心中不無感動的萊昂，一天早上操演歸來，悶悶不樂，夢幻般的準備回寓裏去時，聽見背後有馬兒低脚步聲，回頭認纔是那個黑奴，於是驚喜地叫了一聲；這邊的一位僕向他迎上前去，然而並不下馬。

「這是人家叫我送來給你的東西。」他向他說道，一面遞給他一只封好的匣子。

他一碰馬肚子便立刻不見了。萊昂手足無措的，用目光來追隨他，直到將眼瞠移向那匣子上來時，這纔確信這突如其來的消失並非是神經錯亂的一種幻覺。

他連忙打開那匣子來，裏面祇藏着半隻金的戒指，刻得像一個結婚的指環，那上面刻着一八……年十一月二二日；一顆非常美好的碧玉做了那指環底嵌飾。

「是一個女兒呵！」萊昂叫道。「我做父親了……然而沒有一封信，沒有一個字……她還是在作弄着我……也許就此完結了？我再聽不到講起她了？……但是像這樣隨便地來處置我底命運的，甚至牽制着我底壽命的這不可思議的傢伙究竟是什麼人呢？」

「老是不可捉摸的，而且跟蹤我直到這外省偏僻地帶來的，隨便來找我而又拋棄我的是什麼人呢？……不幸的跳舞會呵！倒楣的約會呵！」

——於是他的激動的心緒在這些反省上面千百樣地變更意見，但毫沒有力量能將它們弄得滿意一點。

——長年就這樣過去了。將近開春時，戰爭底風聲便開始傳播了；人們談論着出征西班牙的事，夢想着升級和光榮的軍人們都樂得從靜止之中解放出來了。

倦於追憶及飽嘗那助長着記憶的空閒的菜昂，尤其沒耐性地等待那戰爭底信驛了。但是有一天當他接到陸軍部的電報，任命他為……將軍底副官，令他立刻赴巴黎到這長官身邊去的時候，他又感到如何的驚奇呵！

……萊昂他不認識那位軍官，而且不相信有什麼提拔他的人在�他身邊，想不出這道任命是從哪裏來的了；但從多少時候以來，他所遭遇的就儘是些意外的事情。這件事倒使他充滿着希望和快樂的。他那陌生女子或許參與着這新的事件罷。那末，這是一個發現她底姓名和她底住址的機會了。畢竟，他重回巴黎，即便他在那里逗留的時期是非實短促，也總有若干良好的機會可以幫助他在他底尋求之中的。



與萊昂達京城裏來了。將軍招待他得平分過到。審他在邸第裏住並邀他同餐。

他開始因為忙於公務，簡直不容許他去從事於連他自己都覺得徒然的某些奔走，但是過了一些時光之後，被他的長官所器重，而且差不多成爲一個必勝者了。他這樣敢問是承了誰底恩賜與他這席光榮之職。將軍於是告訴他受了戰爭人員的授任者，免了貴……先生底推薦，記起萊昂在前幾次戰役裏卓絕的行爲，總決定申請他爲副官的官。

「這使我想起，」將軍繼續地說道，「你最好去作一次感謝的拜訪：我打算在這幾天之內的一個晚上去他那里，你倘使高興的話，我可以同你去。」

萊昂，在希望中雖是不着邊際的，但也感激地接受了，不多幾天之後，將軍領他登上了自備的馬車去免。貝……先生家裏。

沙龍裏已經聚集着相當多的人了，當免。貝……太太，安排好了幾個部份以後，轉身到有着一四位婦女及同樣數的男子在很愉快地談着天的圈子裏來，靠近壁爐重新就坐之際，萊昂就被人給她介紹了。但是他想從她那里得到些關於聯盟中的消息却是徒然的，寒暄了幾句以後，免。貝……太太爲使談話重新恢復一般的調子，便請求這些紳士們之一繼續講他已經開始了的故事，於是，在等待中不得要領的萊昂眼見得強制着自己

像別人一樣的在聽了。

有邊的或奇特的事已繼續着有好多時光了，當那小心翼翼使每個人都輪流煥發光輝的免·貝……太太轉向萊昂微笑地請問他：在他戰後歷程或軍人生活之變遷中不也有遭遇到某種值得一談的冒險故事的時候，萊昂頭腦裏老是充塞着自己底那舊事情，便將它來作為耳聞的故事，假託在他聯隊裏的一位軍官身上，敘述得正如充滿着他自己的主題那樣嫵媚動聽。

等他說完了這故事，一陣劇烈的爭辯聲便向這獨立不羈而奇異的選意上掀起來了。貴婦人們都持着嚴正的態度指斥這種使女子也能輕易地冒着危險的不可恕的輕率，並且責備她在自由底不合宜的趣味上犧牲了她底敬意；男子們都認為她底行為是獨出心裁，富於想像力的表現，而且她既有這般的聰明和毅力來實現她底虛構，那總是一個很可愛的女子。大家都羨慕那軍官底地位；但人人都担保自己不會愛她玩弄到這步園地的，而且任何誓約都不能阻止他們去找尋和征服那個逃走的美人。

「其實，」有位上了相當年紀的貴婦人冷淡地說道；「對於一個這樣不看重自己的人是用不到十分顯露的。」

「我承認，」一位坐在壁爐旁邊非常漂亮的女子接口地說道：「這是不能替她辯護的，但至少可以推想到對於第二次婚姻屢屢束縛所以會發生這樣堅決的反感，總是有着重大而隱秘的理由的。想做母親的那種熱情看來是造成了其他的一切，何況在我們中間當撫摩着自己微笑的孩子的時候，誰不對於由這類感情所惹起的過失，在心中找到一些辯解呢？」

「那你總得承認她給這可憐的軍官掉了一個不堪的花槍了吧？」

「她究竟給了他什麼大不了的痛苦呢？」那位漂亮的貴婦人用一種輕快的口氣質問着。

「什麼痛苦？」萊昂感慨系之地叫了起來道。「對於不斷地被一個可愛的女子底回憶追襲着的這軍官難道一點都沒有什麼嗎？那女子底優美和才情曾經使他充滿了愛情的，對於她底佔有使他會感到無上的歡喜的，但她却固執地逃避着他，不使他見面，不使他親近；她燃燒起他底熱情來好像祇為的是把他拋棄在他底悔恨上面，她和他保持關係好像祇為的是維持她永遠不想給他滿足的那些願望；他是丈夫，他是父親，但他却永遠不會認識這些最自然的感情的對象；他不知道她們住在哪裏，而他自己呢，却屈服在

無形的壓迫之下，人家揀着他，找尋到他，並且還可以隨意地來處置他底生存；有義務是要強迫他負起的，但他却比人類中間頂起碼的人都還不幸，得不到這種除他而外爲人所有的家庭幸福的報價。」

「這樣說來未免有點過分罷；因爲，到底他爲什麼不結婚呢？」

「咳！太太，他能夠結婚嗎？祇使時光到後來果真能磨滅了這刺那開幸福太深的創傷，還能由得他自主嗎？祇要他所愛的女子還獨身着的時候，他能不照樣地做嗎？呵！倘使一旦消失了這種對於自然之結合的出奇的反感，倘使有一天他可以得到這個想念得很久了婚姻緣，和別的女子結了婚，他還能自慰嗎？」

「在你所添給他的這些情感中間至少有着很多微妙的地方了。」那位貴婦人又接口道，同時以充滿着溫柔而同情的眼光注視着萊昂。

「他於是受到了感動，用着更大的熱情繼續地說道：

「而且他和他孩子中間這隻分割着的指環，不就是一條永遠牽制住他的鎖鏈嗎？不論在那種情境之下，人家都可以來要求他底慈愛，做父親方面的保護……人家佔有了他，而他却一無所有！即使情形弄得滿意的話，他也祇能希望在喪失了那母親的時候方能得

「誰他底孩子！這愛兒底第一面便通知他別一個更親愛的不再存在了；他祇有在做丈夫底幸福的代價上方能獲得做父親底幸福！」

萊昂底音調在說到這最後的幾句話時變得有些異樣了；一股淚水就像從他底眼眶裏要迸落下來。

「我親愛的泊勒伐，」將軍微笑地說道；「你確乎把這年青人底境遇描寫得非常動人，使我們相信你是依照着人底本性而敘述的。」

第八九。貝……太太，見到萊昂底傷促不安，連忙使談話改變了調子。他是背着壁爐站在那可愛的貴婦人底身邊的。

……沉默了一會以後：

「先生，你使我們對你底朋友發生了極大的興趣，」她溫和地對他說道。「再也不能把他底感情描摹得更動人了。」

「至少，太太，這完全是真實的，但是將要開始的戰爭會給他底愛帶來有力的安慰，希望他能光榮地了結這不再給他幸福底機會了的一生……」

「你說什麼，先生？」那位漂亮的貴婦人接口地問道。「你究竟對於他底愛帶來什麼點點……」

影響的話。你就應該使他改變這種可怕的全顛，你對他說他是有擔着孩子而尊重他自己的義務的……」

「在戰場上爲什麼他要承認這些無報酬的義務呢？有什麼權利要他將生命獻給這些毒害着他的人呢？……可是一顆子彈，」他帶着慘笑附加地說道。「一顆子彈就可以把什麼都弄好了的……」

「當這時候，將軍來呼喚他了，他們在受着光榮及平安地歸來的祝福聲中告別了……」  
「這年青人倒是很有趣的，」當他們動身了時兒·真·道：「太太說道：『有着一副可愛的面貌，一片優美的心腸；萬一在西班牙陣亡，那真是非常可惜。』」

## 七

從這時候起，兒·洛賽莉夫人（因爲我們很能猜想得到那位漂亮的貴婦人就是她）再不許恢復她底本諍的無思無慮，自詡能永久保持着的高傲和冷淡的心情了。由於婦女們批判她的嚴厲，她終於估量到了自己底損失之重大和貽害；同時男子們輕薄的言詞更

這種得來容易，難得的高雅是怎樣地值得感佩。

這各種反省使她增加了對於他底尊敬，並且給了一個向她崇拜着的而她也情不自禁地感到可愛的男子造成了不義的種種思想，在婦女們底心坎上極其見力量的那種惡毒危險的滲雜，以及不安等等——這些愛情和記憶底資料——在她心中都協力地喚起她不慣常的感情來了。

她爲着想重見她底女兒和恢復她底孤獨的想望所苦，除了動身的念頭而外，不再有的別的思想了。

當她手裏，具……太太家裏作告別的拜訪時，大家告訴她丈夫底將軍和威那西將軍的副官都該早已隨近西班牙了，那里戰端已經開端，她底心裏感到一種不安，她草草地道別以後，就發一種惱人的焦急驅回她底寓裏來，以便趕快準備行旅。

等過但地當時所起的心曠神怡在初冬極其寒冷早晨因太極運動，決定要爲製造各種種種心境之圖景如何地不同，她底心裏感到一種不安，她草草地道別以後，就發一種惱人的焦急驅回她底寓裏來，以便趕快準備行旅。

她底話說：洛賽莉夫人原是平靜而愉快的，在她底青春時代，早就夢想着歡樂之計，而且還夢想着以想康樂終以幸福爲非虛重願的凌際社會裏，爲一位漂亮而富有的舞舞會舞會舞

的優待。兇·貝·太底府邸即係艾麗娜露面的場所之一。兇·兇爾塞先生同這位太太底丈夫是很有交情的，所以，當戰爭底風聲開始傳播時，艾麗娜便利用這種關係弄弄獲得一個比較少危險而更加名譽的地位。她向兇·兇爾塞先生托辭說這年青人底家族曾以此囑託她，而且請求最好在這次事件中不征召到他們。

成功應她底希望而生了，隨後那偶然的機會便帶來了這突然改變了她整個的生活的遭遇。

兇·洛賽莉夫人重新上都關納之路了。沉思的，不安的，責備着自己覺察不到那些結果的輕率。她銳敏的想像力給她如實地描摹出最最恐怖之可能到來的一切，並且她底心也在她預先創造成的悲痛的影像上面感動着了。黑奴被留在巴黎，爲的是給她正確地傳達西班牙底消息，對於這類消息，她開始非常地關心着。

當她再見她女兒的時候，她感到這女孩子變得越發可愛了；一種她直到如今都未曾留意過的貌似之點深深地打動了她，於是比先前更溫柔的新的接吻便跟着這發見而落在她女兒底臉上。

兇·洛賽莉夫人從沒有這樣隱居過的，帶着一種不可言喻似的樂趣注視着她愛兒底



進步——每一個月都添加一些可愛，智能更長進一步——而度過那個夏天。艾麗娜非常著迷，但她也時常想在她底身邊找到一個可分享她做母親底熱情的人。

「這究竟是痛苦的，」她自言自語道。「沒有一個人我能夠和他談及我底幸福，他也像我一樣的能感得到它……呵！不用說，」她帶着一種立刻為自尊心所抑止住的嘆息聲繼續地說道；「不用說，祇有父親纔能夠在這些兒童上面感到同等的樂趣……但誰能担保，過後，這個倨傲的暴君不會把我箝制在他底教訓之中呢？他底無情的苛刻不會把我！呵！萊昂不會是一個暴君……他底眼光是溫和的，他底微笑是動人的……他可是一個好好的父親……」

隨後她便想到他是去得很遠，處身在戰地底各種危險之中了，想到他曾經願意去死，他也許早已死了……

於是呢，洛賽莉夫人便寫信去打聽西班牙底消息，她底平靜，她底勇氣除非得知了兒·泊勒依君是在某某城市中而且依然無恙時方能恢復得過來。

將近冬天，她底朋友們——他們請想不出有什麼魔力會這樣久的把她逗留在她底羈縻之中，——寫信去邀她來和他們重聚，要離開她底愛得日甚一日的小萊昂，她委實

是難於決定的，而且又不敢使兒·金明塞太太知道這個孩子底存在，於是在各種藉口之下延遲了她底行期。

直到翌年正月間她纔去巴黎，然而這些顯赫的娛樂，這些前年曾經憂惑過她的漂亮的社交團體，如今在她底眼裏都不着魅力了；它們在她看來全是幽懽人厭倦，毫無趣味的東西；她疲倦而很不愜意地回到她底寓裏來時，發見自己是孤單單的一個人，於是想到這獨立不羈——她曾經認為是她底無上幸福的，——往往是由於內心底空虛和與此不相離的倦怠過份地換來的。

倦於這繁為她底境遇所鼓舞起希望來的輕率者輕輕浮的讚揚，她自忖倒不如歸依着一個人而脫離開羣衆來得好些，並且在交際場中，一位漂亮而可愛的女子是須要有一個保護者來使人敬重的，於是，不知不覺間，萊昂底記憶在他就越發變得生疏了。

忽而風聲傳來，說西班牙最近發生了極慘酷的戰鬥。

艾麗娜，充滿着不安和悲長預感，立刻就奔往兒·貝……太太底家裏來，談話轉到她所關心的主題上來了；等舉出了幾位陣亡的將士以後，兒·貝……太太便向她說着底下的話，她聽了委實是多麼地驚動啊。

「太太，你總記得在……飛軍那下的對我們講那非常奇特的故事的那位可愛的羅宜吧？唉！自從戰爭開始，他便失蹤了：在活人和死人中間都找不着。」

驚叫了一聲，便是艾麗娜唯一的回答；幸而對於這事變正掀起了一番冗長的爭論，等靜靜地聽了這些越來越使人失望的推測以後，免·洛賽莉夫人便急急地告退了，不管她底偏見如何，她終於感覺到一個男子是有着攪擾她底幸福和影響她底生活之權的。

她在巴黎還停留了個把月，不時地希望着能得到些確實的消息；可是沒有消息能夠解釋這個蒙蔽住萊昂底命運的疑團，於是她決意回都蘭納去了。

爲她底悲愁而吃驚，爲她底健康而不安，並担心中着寂寞會增加起這些傾向來的免·愈朗塞太太想來阻止她底動身，但結果是徒然的；她出發了，苦惱和悔恨跟隨着她，女兒底見面也祇有增加這些愁緒。

「她祇有我一個人了，」她自付道。「有天能夠來代替我的那個人或許不再存在了……」

每次的郵件都是懷着不耐煩的心情等待着的，然而將近兩個月來，它們都未曾帶來一點有關於萊昂底命運的消息。

## 八

有一個傍晚，她正坐在她底園子裏，以她小萊昂底遊戲來取樂，一面夢想着被女兒所喚起影像來的那個人時，忽然她聽見她底佣人們在找尋她的嗷嘈的聲音：

「太太」其中之一道。「一定同她底小姐在園子裏頭。」

「她底小姐！」一種帶着驚奇的外來的口音——艾麗娜立刻聽出是兒·僉朗塞太太底聲調——如是地說。

同時她連人也出現了，於是這兩位朋友便互相跑擁來擁抱。

「我親愛的艾麗娜，」這後者懇切地說道：「我再也按捺不住我底掛念了，你底音信變得這樣稀少，而且這樣簡短，在字裏行間我發見了一種非常明顯的憂鬱的色調，因此我特地跑來看你；要是可能的話，我就來同你住一些時光以便排遣你底寂寞。」

當她底朋友溫和地向她道謝這番友誼底表示時，兒·僉朗塞太太以充滿着驚異和好奇的眼光注視着那個——她看見佣人們像女公子那樣看待着的，並且在其呼聲中，不

斷地呼喚着她底嬌嬌的——女孩子。

她們回屋裏去的時候：

「我看得出你底驚奇，」免·洛賽莉夫人含笑地說道；「我也猜得到你底好奇心。是的，我親愛的朋友，我對你可是有着一個祕密了，一個我從來不敢向你宣佈的祕密；但是明天，你就可以知道這一切了，同時這故事會使你懂得我之所以憂愁的原因。」

不管旅途中的如何疲勞，免·金朗塞太太爲了想知道這個全然莫明其妙的祕密，差不多一夜都沒有睡着，她是感到如何的不耐煩啊。

第二天很早就起身來，她是第一個會見艾麗娜的人，於是她們倆個立刻就跑開園子裏去，在那里好自由地談天，免·洛賽莉夫人默默地走在她朋友底身邊，爲了向她吐露隱情，顯得很爲難的樣子。

她躊躇了一會，終於這樣地開始：

「親愛的朋友，這不再是在你面前隱藏一個祕密的時候了，我時常想把它告訴你的；而且絕對地明瞭在那上面我是不會被你贊許的；但總得要向你承認：昨天促起你好奇心的那孩子：是我底女兒；我會經想做母親，可是第二次我再也不能承受我所感到過可

情的重負的編織……」

允·侖朗塞太太禁不住驚叫了一聲，然而不讓她有說話的時間，艾麗娜繼續地講她先前在航海中所構成的那個不謹慎的計劃，以及用來實現這計劃的那些策略的經過。

最後她說到她女兒底誕生，她底朋友便痛切地打斷了她底話頭：

「爲了造成這樣的一次癡狂，」她叫了起來道；「竟費了這麼多的心思和力量！你  
是多麼的冒險啊！……這樣，會損害你在社會上的名譽和存在的！爲什麼要這樣犧牲呢？  
爲了一個不完全的，躲藏而不敢顯露的幸福！這真把你導入沒理性的偏見底極致了。你  
受着想像力底靈感，便熱烈地懷抱起這種妄想，它使你在人生真正的幸福中，偏去挑選  
那滿足一點輕舉妄動的不堪的便宜！……呵，請相信我，你趕快去迎接這個可愛的孩子底  
父親罷；不再使這孩子長久地失落她底好朋友——她那自然的保護者了；這樣你自己也  
不致於再失落了心坎上最最溫柔的自然之愛的樂趣……」

「唉！這不再是我底能力所能及的。」允·洛賽莉夫人叫道。「總之，請聽我說，  
我是爲什麼被你這般嚴厲地所斥責着的過失處罰了的。」

於是她使她記起在允·貝……太太家裏人們所時常講起的，並加以惋惜的那位副官

來。

「怎麼！就是他？」兒·僉朗塞太太叫了起來道。「你幹了些什麼，艾麗娜？我真為你嘆惜！你看！這種不謹慎會攪擾你心境底平靜，破壞你幸福日子底安寧。而且會受着良心所譴責，甚至連補救它都不再是你底能力所能及的。這樣，妻子不成其為妻子，母親，則幾乎不敢使用這母親底尊號。你底一生將在最最自然和最最尊貴的感情面前臉紅了，你本來是很優美的，而且充滿着天份和財富；但你却拋棄了這種連起碼的女子都能享受得到的幸福；這種有着丈夫和孩子的非常甜蜜的幸福；但也未見得就是如此，我難得見你底內心；你底自尊心雖然想把它對人對己地掩飾也是徒然的；這顆心不正是屬於你的了。」

兒·洛賽莉夫人聽了這些話，便用手來遮掩自己底面頰，眼淚從她底眼眶裏奔流出來。

「親愛的艾麗娜，」兒·僉朗塞太太接近她，把她緊緊地抱在臂腕中而溫和地說道。「呵！在你底眼淚上面我覺得我是太過分，我是你底朋友而來當了你底裁判者，請停止這種悔恨的沮喪罷，或許不致於沒有救濟的辦法；希望萊昂還活着，一切都補救得過

來。

「補救！」她驕傲地叫了起來道。「不，我親愛的，我不相信我會那樣容易同意你所說的那種補救，我犯了一次過失，那是真的，不過我所做的，並非是出於我底懦弱，而是由於我底意志，在我所忍受過來的那些痛苦上面作了長時期的反省以後，不用說，我爲這個值得我同情的人底命運而流淚了，我曾經使他顛狂過，或許甚至會促成了他底生命；唯有知道他還活着，我纔能快樂，但要我放棄我底獨立不羈，因爲這種轉變而讓人家相信我是賤弱，或言行不一致，那我就永遠不能同意。」

兪·俞朗塞太太很見得到這還不是和她底朋友底成見及自尊心作正面衝突的時候，可是從此萊昂便成爲她們談話中通常的主題了。在不斷地講到他的時候，艾麗娜就不知不覺地增強了早已存在她心中的那種傾向。

兪·俞朗塞太太這方面，便用口來描摹她所親自享受過來的那種幸福而動人的圖畫，並且還向她担保這也可以成爲是她底；艾麗娜時而感動，心蕩，含笑地聽着隨朋友底忠告，時而又回復到她自由底幻想上面，想到要對這個已經使她受過這般犧牲的對象，步更生氣了。然而在盼望着萊昂歸來的前頭上，這兩位朋友却始終是一致的。



有一天，艾麗娜正和兒·魯德太太在一起，談論着她得最喜愛的主题的時辰，有人來報告她們有一位在大路邊上經過的旅客底從僕，爲着剛纔在車子上失了知覺的病苦的主人來懇求救濟。

兒·魯德夫人便馬上吩咐盡力爲他看護，並且由於一種在女子是非常自然的憐憫之心底推動，她便親自跟着她底朋友，立刻向那病人底所在跑去。

病人已被人從車子裏抬了出來，放在草地上躺着，臉色蒼白，不能動彈，並且蒙着血液；他那從僕帶着絕望而呼號地說他主人底創口又重新裂開，無疑地沒有生存底希望了。

在這時際，兒·魯德夫人到來了；當她一眼瞥見這喪失了活氣的軀體時，便突然發出一聲失神的驚叫，同時拚命地把頭埋入她朋友底懷裏。

「這就是他呵！」她聲音顛咽地說道。「就是他要死到我底眼前來了！」  
「憑着上帝底名義，」兒·魯德太太極低聲地說道。「拿出勇氣來，當心違反了你自己。」

這寥寥數語把艾麗娜的神智喚醒過來了；她感到他處境中所有的危險，於是，集中

起力量來，準備救他出險，雖命令將這依然人事不省而惹人同情的受傷者抬到別處裏去。

## 九

從新把眼睛睜開來時，萊昂看見自己被放在一張床上，近旁，一個外科醫生，剛縫好了他底傷口，替他盡了各種救急的處置；他底從僕，經他一問，本想約略地告訴他幾句關於那事實的經過，但外科醫生却截斷了他底話頭，並再三叮囑要鎮靜和安眠。

兇·洛賽莉夫人，焦急地等待着病人底消息，聽說血液底喪失使他陷於極端的衰弱，並且如果熱度增高，恐怕他不能支持，心中便開始惴惴地不安了；最關緊要的安靜已經醫生吩咐過，太太們也被決定不准進那房間，祇要在看護上不使他有所缺乏就好了。

第二天，天還沒有亮，艾麗娜聽說病人夜來開始發燒，並且又增加譫語，於是她被恐怖所襲擊。這時候她自己都詫異着自己爲什麼會這樣痛苦。她感到萊昂之於她是何等親愛，她自認沒有了他，她不再會有快樂，不再會有矜持和空洞的偏見。唯一的思想，他處在危險境地的那種思想，便來充塞了她底腦海。兇·倉朗塞太太，老是担心着她底

激動不要傷害了她的身體，在這一天裏，費了極大的努力纔得保住她不進病人底房間；可是那晚上，當大家都散開去休息了，在這痛苦更深切，恐怖更難堪的莊嚴而寂靜的氛圍中，艾麗娜，孤單單的，毫無睡意，因按捺不住不安的心情便起身來了。她走到廊下，在萊昂底門口聽聽有沒有響動；他還是在吐着謔語，他底顫抖而迫切時響時續的聲響不歇地傳到她底耳朵裏來。她所聽見的儘是些他聲訴失望的語句，她便輕輕地推開了房門，走了進去……

看護婦已經睡着了。在微弱的燈光下，她認得這個深深地印在她記憶中的可愛的面貌，但是那雙眼睛却睜着不動，面頰上好像有火在燒；緊促地呼吸着的胸膛似乎不勝担负起一條被單來。艾麗娜倒在門旁一把有靠手的大椅子裏，她底面頰和淚水都掩住在她底兩手中。

她剛才所作的輕微的聲響把萊昂從短時間的假寐中弄醒了。

「是她嗎？」他說道。「她會來嗎？……我要死了！我還會見到她嗎？對她說我要死了！但到什麼地方去找她呢？……我把她失掉了！永遠地失掉了！……」

他停了一停馬上又接着說：

「我底女兒！給我領來！當我要死的時候，還能拒絕我見我底女兒嗎？……」  
 懼的孩子！不要找你底父親了……你不再有父親了！他在臨終時候都不聽爲你說！」  
 聽了這些話，艾麗娜禁不住抽咽起來了。

萊昂顫抖着身體，略爲轉過頭來，但他底眼睛，却始終是閉着不動的。絲毫都分發不出什麼來。

「這神祕的小屋，」他說道。「那是什麼？在這沙發上我看見了些什麼？……是你，我所崇拜的……我所追求的……你准許我到你底跟前來了……你留在我底手臂中罷……但這張假面……請你除掉，除掉這張假面……怎麼！你還想逃走！……不，不，你再不要溜脫我了……」

同時，他用力地昂起身來。

「萊昂，」艾麗娜一面叫，一面急急地向床前奔去。「萊昂，停止……」  
 他用一種驚奇而神氣望着她；過後，沉默了片刻以後：

「壓得我要命了！」他用一種比較平靜的口氣說道。「抬起我底頭來！倘使我能夠睡覺呵！」

被兒·洛賽莉夫人底叫喊聲驚醒了，看鐘錶，這時，便走上前來扶持他，他却醒了一個身，讓自己底頭倒在艾麗娜底胸懷裏，一種比較安靜的睡眠看來漸漸地佔領了他底感官。

過了一會，担心着她底朋友的兒·俞朗塞太太進來了，她起身時天還沒有亮；在艾麗娜房裏找她底朋友已經不在，不覺吃了一驚，她便向病人底房間跑去，到了門口，便被映進眼簾裏來的這景像怔住了；萊昂靠在艾麗娜肩頭上睡着，她是一動都不動地坐在床沿上，頭低垂在她情人底頭上，徒然想努力抑止住從她眼眶裏奔流出來的淚水。

兒·俞朗塞太太立刻走近了床邊。

「你在這裏做什麼，艾麗娜？」她輕聲地問道。「多麼不謹慎啊！」

「讓我去罷，」她底朋友打斷了她說道；「直到這不幸的人死了或是得救了時，什麼都不能拉我離開這床頭……要知道我是愛他的，我是屬於他的；這就是我底處境正當的處罰了……呵！但願他活着，其餘的什麼都不要緊……」

怕攪醒病人的那種念頭，使她們倆都閉住了嘴；於是萊昂底臉龐繼續得又變沉而又安穩。

他睡了好幾點鐘，當他半開着的限險困難地睜開來時，他第一道視線便碰見了顛掉着的艾麗娜；她正在輕輕地把他放回枕頭上去，他重新閉上了眼睛，但立刻又張了開來：

「我是在什麼地方？」他帶着有氣無力的聲音問道。

及發覺自己是在一位外貌不像是一個簡單的看護婦的女人底臂腕中時，他便使了一個手勢請幫助他解除他底重負；他底眼光——其中不再塗上迷霧樣的色彩，而表現出驚奇和疑慮——隨着艾麗娜直到她想去躲藏的那帷幕底背後。

「這是一場夢吧？」他吃力地又問道。「這面貌……我曾看見過，呵！太太，我相信……」

「他認識我呢！」她害怕地叫道，同時紅霞從兩頰直擴散到了耳根。

「有一次，我相信，在兌·貝……太太底家裏，但一次就儘夠永遠地記住了。」他那兩隻沉滯的大眼睛，依舊在注視着她。

「沉靜些！沉靜些！不要再說話，醫生規定你要嚴格的靜肅。不要作聲，不要思想，聽候着睡吧。」

不久醫生來了，他宣告這次冗長的睡眠產生了極良好的效果，熱度已經降低，並且今晚上如果不再發燒，就可視病人為已經得救了。

在他講話的時候，艾麗娜幾乎屏住呼吸而將這些安慰的言辭接受到了心中；她抑止不住的快樂使她濕潤而蒼白的面頰上重新浮泛起一種可愛的顏色來了。

當天晚上什麼都不能阻止得住她移到萊昂房間底一個角落裏去任着，以等候那非常劇烈的病勢底再發作，然而並沒有再發燒，那晚上過得很好。第二天醫生宣告已經脫離危險了；不過他以為應得豫先通知兒·洛賽莉夫人關於病穴恢復的時期是很長久的，並且在傷口沒有縫合好之前移動病人會發生危險。

竭力地祇表示着冷淡的同情的艾麗娜，想到在這整個的時間內，於溫柔而衰弱的前關係中，她儘可為萊昂效勞，而且將他救活了以後，好使他漸漸地恢復幸福的那種觀念頭，便歡喜得心都跳了。

不久他便能對他可愛的女主人——他以為祇見過一面的，但她底美貌，大方，和同情心却都銘刻在他底記憶之中，——表示他底謝意了。

兩位女友很少離開過他底房間，她們使他高興，她們給他朗誦二點讀物，或輕輕地

彈奏一職音樂，他是被兩位看顧照顧着的白雅爾呵（一），而且比較這後者更來得準  
確哩。艾麗娜小心翼翼地總是窺得破和預先猜得到他的一願望，時常懂得取着最適宜的舉  
止，並且用着令人不知不覺地感到幸福的千百樣無微不至的體貼來款待他。

就在這當兒，萊昂告訴她們：他在西班牙一次屠戮的戰爭中間受了傷，而且被掉落在戰場上，有位婦人，爲他底年青和境遇所感動，從必死之境中救了他出來，收留在她  
底家裏，這爲他盡了最仁慈的看護。當他底創傷開始恢復的時候，來了一隊游擊隊使他  
不得不急急地離開，他底女恩人，爲了不掉落在他們底手裏，經過百般的危險來到了白  
湧納（二），他心焦得……他在那裏等待傷口完全痊癒，路上的疲勞結果便釀成了這  
次的災難，因而受到了這樣慷慨的款待，這便是他底故事。艾麗娜於是懂得那統治着他  
底命運的長時期不明不白的底細了。

（一）白雅爾 (Barbar) 爲法國有名的將官，一四七三年卒於臨近。

（二）白雅爾 (Barbar) 爲法國有名的將官，一四七三年卒於臨近。

在查利第八，路易十二及弗朗沙阿一世時代底許多戰爭中，真有極光榮的盛名。尤其在義大利戰



Marone, Cahosa, Arinaldo, Brasia 等處立功最著。他在 Messia 最後的一次戰役中受傷，人家見他獨自一人在 Carthago 橋上抵抗着兩百個西班牙軍隊騎兵。他底勇敢和勇氣是極度驚人也非常美不可。他真不愧為是一個「無畏與無可資難的騎士」。

(1)白澤納 (Brezza) 是在法蘭西 Adour 河上一個要塞底名稱。

# 十

當時就有那可憐的小萊昂妮對這新客底到來鳴着不平。人們關心地使她離開那房間，她底快活，在那里是太吵人了的。讓她來和萊昂見面，艾麗娜也感到是一種幸福。她能猜想到她會惹起他底注意似的，然而習慣於不離開母親的她却不斷地尋找着她。

有一天，發見病人底房間半開着，她便輕輕地把它推開，將她美麗的頭面探進房裏去；她底胆怯而又好奇的眼光落在她尚未認識的陌生人底身上了。萊昂首先見了她，便吃驚地叫了起來。

「這顆荒的孩子，」他叫道。「是什麼人啊？」

她早已逃走了；然而她逐漸紅腫心跳的母親却叫她回來，把她緊緊抱在手臂中，而且放在萊昂的膝頭上。

被回憶和未曾經驗過的感情所激動，他用充滿着愛情的眼光來注視她，給她盡了百般的愛撫，同時帶着一種動人的聲調問她有多少年齡。

艾麗娜受窘了，自以為事情早已被他看破了，便給她多添了一歲年紀。

「我起初以為她還要年輕些哩。」萊昂感歎地說道，接着便開始夢想起來。

那孩子，忘其恐怖的，不願再離開她新朋友，膝頭了；他也捨不得讓她離開。

「但我要向你告別了，」艾麗娜微笑地說道。「因為我看到你那樣感動使我懊悔她來了。」

「呵！太太，你要是知道了我被她所喚起來的一切呵！……」

「真的，倘使你嘗做我毫未忘記過的那個有趣故事中的主人翁，那我就容易猜想得到了。」

「愛，正是呢，太太，我就是被那個好像把我挑選了的女子陷害而拒絕的，不由我自主地，倉固守着她底記憶，惋惜着這個幻影，追求着這種無效的空想，我是被弄得死

不得而又再快樂地活不成的。」

艾麗娜僅僅抑住了自己底眼淚。

「既然如此，」她羞怯地說道。「那麼你永遠都愛她嗎？」

「我不知道我是否愛她，或許我已軟弱了，還不夠愛她；可是她那甜蜜的談話，在她身旁我所經過的時光，她底優美和甚至她底輕狂，都銘刻在我底記憶之中，她傷害了我底靈魂，摧殘了我底生命！」

「呵！」艾麗娜帶着最動人的聲調叫了起來道：「這樣忠實是值得報償的……請相信總有一天會輪到她感動而順從，她來糾正我底過失，並且值得你底原諒……」

「永遠不會的：三年來這驕傲而無情的女子從不肯寄給我一個紀念的字，無疑地，她回到她底祖國去了，去印度，去美洲，我哪裏知道？她如今是勝利了，她會好笑着我底輕信；呵！我但願忘記她。從多少時候以來，我覺得這對於我是可能的，或者祇嫌早了一些，」他用着更動人的聲音附加地說。「我還沒有到這種地步。」

「你會忘記她嗎，萊昂？」

這句話是用着非常溫和的責備口氣說着的，以致萊昂注視着她……他看見了她底濕

潤的眼睛。

「呵！太太，」沉默了一會以後，他又說道；「這種關心在我是何等可貴！可惜沒有你那樣的心腸，你那樣動人的感受性！……否則我現在便會快樂了。我底女兒，或許也有像這孩子似的漂亮，像她一樣，會在我頭上……」

隨後向艾麗娜抬起他依然是充滿着憂鬱的眼光來。

「……她底母親……在我身傍……也會感動罷……」

「這些回憶，這些感動，是不值得甚麼的，」艾麗娜戰兢兢地抱回了她底女兒，一面說道。「我決定要離開你了。」

「對不起，太太，我剛纔做了夢吧？但爲什麼就這樣快地攪醒我呢？……」

艾麗娜不敢再聽他了，硬同着她底女兒走了，並且把所有的話都告訴了兒·愈朗塞太太。

從這時候起，小萊昂妮也像她母親一樣，當到這新癩的病人身邊來了；他不斷地向她問話，他熱情地疼愛着她。

她這方面呢，孩子稱呼他是她底朋友，給他做出百般的愛撫，老是願意處在他和她

底母親之間，她天真爛漫的熱情時常會使他們倆生出難以爲情的局面，不過，這對於艾麗娜倒是很愉快的，而萊昂却往往因此更覺得憂鬱和耽於夢想。

當時，他的健康眼見恢復了，傷口也好起來了；在這產生親密關係的快樂的時光中間，光陰不知不覺地過得很快的，早降臨了隨伴着十二月而來的寒冬季節。

在好久以前就說起要動身的兌·俞朗蓮太太，終於宣告她不能再延遲了；萊昂突然用一種明明是做出來的冷淡的音調請求她准許和他同去。

兌·洛賽莉夫人聽見這突如其來的決定便吃了一驚，很想加以一番辯駁。

「啊！太太，」他痛切地叫了起來道。「讓我走罷！我享受這種不是爲我所應該有的帶着危險性的幸福已經覺得太長了，讓我離開你和這個孩子，以及你那些使人很愉快的照顧和非常容易過的日子罷！讓我再回到永遠註定着我的寂寞中間去罷！」

「但這至少要問過醫生，倘使沒有危險，你可以！」

危險有的是呵，醫生和他所有的法術都向我担保不了的；我底命運註定着我要離開這一切可愛，可留戀和愉快的地方；離開這些所在，我是不覺得太早的；——

「既然如此，那麼，我親愛的，」艾麗娜轉過身去對她的女友道。「我要把我底受

「你的騎士請付給你丁；你總可答應我吧？」

萊昂好像有點詫奇人家這樣容易把他放走似的，便出外去宣佈他動身的命令了。艾麗娜微笑地以眼光來跟隨着他。

「請你爲我解釋。」登·金朝塞太太向她鄙視地說道。「請你爲我解釋這個滑稽劇吧！這很明顯的：他怕愛你，所以要離開你；你爲了要使他知道，爲結束這太長久的過失，你還等待着什麼呢？你還喜歡在新的花樣上面使他受苦嗎？」

艾麗娜親愛的，自己造成了這樣的敵對原是多麼有趣！在如此不同的情境之下，使他兩次獻禮，他甚至在慶節之中對於我也還是忠實的。始終是優雅而充滿着德義的，他要離開我，爲的是不違背我；他愛我；他只愛我一個人。我是多麼幸福呵！——

「可是萊昂，那可憐的萊昂，你到底什麼時候願意顧到他底幸福呢？明明白地說出來，艾麗娜，我們一同到巴黎去，你們在那里結合，我相信這對於你一點都沒有什麼可怕的。」

「不，我底計劃已經決定了，你同他先去罷，我不久就會跟你們來的。」

「艾麗娜之艾麗娜，依舊是些虛構和空想！」

「我處朋友，也總感遺憾。求取這是最後的三次，我向你發誓。」

這時候萊昂回來了。他是興奮而感動着的，關於他動身的日期都準備好了。

但，免·侖塞太太，雖不滿意她底女友，但也竭力地讓她去，她也去整理她自己底行李。可是，在臨別時，大家都喪失了勇氣，艾麗娜噙着淚水，將她底病人再三地託付給免·侖塞太太。她允許她留他在她底家裏住，並且爲他繼續看護。萊昂，臉色蒼白，臉龐嚴肅，立足在馬車旁邊，用着一種超乎此種場合的熱烈的眷戀，反復地說着感激的話。他離開了重新又回來抱抱那個看見她底朋友要走而叫了起來的孩子。

免·侖塞太太，叫艾麗娜走近前來。

「這還不遲呢。」她低聲地向她說。

免·洛賽莉夫人躊躇了一會，終於答道：

「不，我祇有一種方法能表達我困難的表白了。」

於是，免·侖塞太太同着萊昂進了馬車，車輪立刻轉動，不久便消失了。

從新回到孤獨中來，艾麗娜感到這孤獨是變得難於忍受的了；今後唯有她新近所嘗試過來的那種幸福纔能滿足她底心願。因此，她所想着的無非是趕快和她底女友以及她早已看做是她底丈夫的那男子再聚首的那種念頭。

在他們動身了八天以後，她便偷偷地同她底女兒投宿到先前的旅館裏來。她底到來祇有兪·兪朗塞太太受到通知。

一次冗長的會晤——其間她陳述她打算自己使萊昂知道而仍帶點浪漫色彩的那些手段——以後，終於在使她醉心的企圖中獲得了她女友底幫助，於是她們倆協定好所要做的事以後便分手了。

樂扮拉底跳舞會又重新舉行了，兪·兪朗塞太太有一晚上請萊昂陪着她去那里，他起初出乎她意料之外地堅決拒絕；他曾經因為脆弱而參與過冒險，以致影響到他底一生



的那地方在他覺得是可惡的了；他希望永遠不再去那里。

兌·俞朗塞太太堅避着，請求他祇要陪伴她找到一個她所約好了的而且一定會來的朋友。萊昂再不好意思拒絕兌·洛賽莉夫人底友人了，雖然很不高興，但終究同意而出發了。

進舞場時，他感到一種劇烈的情緒，千百種的回憶包圍着他底思想。

兌·俞朗塞太太同他轉了幾個圈子，隨後突然裝做看見了她所要找的人，她便歸還了他底自由，而向他告別。

她剛離開了他底手臂，不論跳舞會裏怎樣嘈雜，一個使他戰慄的聲音却就在他底近旁說話了。

呵！我在此地會見你了，不忠實的呵！你到樂扮拉跳舞會裏來不再找我了嗎？

他轉過頭去，看見在他身傍的：是誰呵？原來就是他那陌生的女子。白色開口的跳舞袍，假面，甚至那扣住她腰帶的他曾經注目過的金剛鑽扣子，統統都是原來的樣子。

「是她，」他叫了起來，同時很敏捷地把他底手臂拉到他自己底手臂中來。「怎麼

「我又碰到了你！我又看到你！我要佔有你！由於哪種不可思議的奇蹟呀？」

「用得着這樣驚奇嗎？你曾經知道過我使奇蹟的本領。」

「實際，我從沒有知道過什麼的。」

「過去的還算不得什麼，你着實會看到別的事情哩。如今你又在我底掌握中了，你應該等待更奇異的結果。你底命運已被決定，你底命數就將完成……」

說話時，憤怒便在萊昂底心中代替了她剛出現時所促起的快感。這種輕浮而高傲的語氣，當她想用來彌補這三年來的忘却以及那樣多的過失時，竟劇烈地傷害了他。凡是在此期間中他咀嚼過的對於她不利的念頭成羣地再現到他底思想中來了。

他站住了。

「那麼，太太，」他冷淡地說道。「你要我怎麼樣呢？你排好了些什麼花樣呢？還有什麼新的手段來誘惑我呢？」

「一個人在三年之中多麼會改變呵！難道這就是曾經在此地熱誠地宣過誓，說永遠不變和完全服從，溫和而親切的萊昂嗎？……」

呵！殘酷的，要是我變了，你應該責備誰呢？排斥那真實的還不是你嗎？用了最

能遮住一個男子之心的魅力來轟惑我。欺騙我，竟毫無後悔，毫無憐憫地拋棄我的還不是你嗎？後來甚至樂意通知我要剝奪我所有的幸福，三年來拋棄我在悔恨和忘却之中的還不是你嗎？」

「萊昂，你太嚴厲了。我已來到了你底跟前，我來彌補我的罪過，歸還你所痛惜着的這些幸福。」

「唉！叫我怎麼能夠相信你底話呢？一會兒，或許你又要從我底眼前消失了。只留了使你使我痛苦的那種感覺，說不定還準備着一些詭計哩……」

她用一種動人的音調打斷了他底話頭：

「不，不再有詭計。不再有秘密……呵！萊昂，我也是痛苦着的……但願忘記還不再會有的瘋狂和憂愁罷。懂得嗎？到頭請接受你底妻子……」

「你從沒有想做過妻子……」

「這倒是真的，我從前是罪人；現在可是我到你愛情底面前來投降了……」

「你蔑視過我底心所能獻給你的那種純潔而永恆的愛情。你憑着什麼轉變的私意又想來要它呢？你斷得定在此地還能找到它嗎？爲了一個拋棄我的，不可見的人，難道我

就非得保存這種愚狂的熱情不可？誰對你說我永遠是如此的？誰對你說輪到我，我不會拒絕這個於你是厭惡了的羈絆？誰對你說我一點都不愛惜我這獨立不羈？它在我不是貴賤得像對於你一樣？……」

這些可怕的語句打擊着艾麗娜直達到了她底心坎。她來跳舞會時所有的快樂和溫柔的希望都煙消雲散了。被這些意料不到底峻嚴和正當的批難襲擊着，她卑微地喪失了力量 and 勇氣了。

萊昂感到她有點不能支持的樣子，便帶她到遠離着的一張絨長凳上來，他自己就坐在她身邊，她掉下了眼淚來，痛快她緩和了她所感受到的壓迫。

「呵！對不起。」被這非常真實的痛苦感動了的萊昂重複地說道。「對不起；我實在不能了解你，我多麼討厭這種變幻無情呵！但是經過了這樣長久的冷淡的表示以後，我總希望你是多情的啊！」

同時，他催她除去她的假面，並准許他送她回去。她有一個時候真想讓步了，將馬上可以使他息兵的她上面貌顯示給他看，但恐怕這種局面會惹起衆人底注目，同時還想作一次新的嘗試，所以她又抑止住這種念頭，她重新把她底頭巾拉上了。她底眼睛，她

底聲音從來沒有這樣裝腔過。

「不，」她憂鬱地說道。「你送我？這時候不大方便，你要叫我懂得謹慎纔好……除去我的假面？這個你不能再愛了的人爲什麼要使你認識呢？我看得出你冷淡的原因。我知道你在哪裏度過你底療養時期，並且看護你的是些什麼人？」

「是呵！太太，」萊昂用着嚴厲的口氣回答道。「你知道我感激的心腸是不嫌過於溫柔的，我讚美的熱情是不嫌過於熱烈的。是呵，我並且沒有爲自己辯護。前後三個月都是在最愉快親密的關係之中度過的，我被一位女子看護着；她底美貌倒在其次，她是一位多情多感的女子，在她對人的善良上面添加着女性底賢慧的品格，這真使她離發美麗。叫我如何不尊重這種可愛的品性呢？叫我如何不永遠保存着她底記憶呢？」

艾麗娜充滿着愉快地傾聽着他，感到再在那裏停留，無論如何努力也難免要露出馬脚來了，於是便急速地立起身來。

「但願你快樂，」她對他說道。「你底幸福也就是我底幸福……我不再對你說別的了！我再沒有什麼要說的了，你是自由的……不過你總想看看你底女兒吧？」

「我自自然然看她的！呵！這你用不着懷疑。」

「那末，明早請你到我底家裏來便飯，你就可以看見她了。」  
於是她把住址告訴了他，但並沒有通知她底姓名。

「我底僕人會在門口迎接你的。」她補上了這麼一句。  
她去了，被剛纔所經過的情形深深地感動着。

「我真不知道會弄到怎麼樣啦？」她帶着非常的恐怖反覆地說着。「我真不知道會弄到怎麼樣啦？倘使命運不使我有機會在另一種場合中獲得他底尊敬和愛情。」

## 十二

萊昂，在他這方面，那晚上過得非常興奮。

他慶幸着畢竟又發見了那懷念得這麼久的非常關心着的對象！他就可以認識她了！他就可以見到他底女兒了！……他時常喜歡在心頭構起形象來的那女兒，無疑地，人家不再會拒絕他做丈夫，做父親了！這些十分親切，十分想要的稱呼，他就可以得到了！

然而兒·洛賽莉夫人底回憶却滲入到這場面之中來了，拿她來比較則對於那陌生女子是很不利的。在他眼裏哪一個女子能夠得上和艾麗娜相等視呢？

第二天，他果真去赴約，在那指定的時間內到了那地方，第一個闖進他眼簾裏來的是喚起他許多回憶來的黑奴。

這裏的一位便領他穿過了幾所華麗的房間，直到他通報兒·泊勒伐先生來訪並將一道門打開了的地方。

萊昂走上前去，發見自己是在一間閨房中，這立刻使他記起三年來未嘗在他記憶中磨滅過的那所屋子；一位貴婦人，在沙發上面，穿着同樣的服裝，取着同樣的姿態，構成了原來的那種幻覺。一個孩子坐在她底膝上。

萊昂走近前去，她便轉過身來。

「我看見了些什麼？」他叫了起來道。「艾麗娜，竟有這麼多的幸福嗎？……呵！倘使這又是一個殘酷的玩意兒，那就請停止罷，否則我就死在你底面前。」

這時候，那小萊昂脆聲跑來投進他底懷裏，並將掛在她頸上的那另一半個指環指示給他看。

「我底朋友，萊昂，」她用一種孩子氣的親切的口吻向他說道；「你願意給我修好我底戒指嗎？」

他投眼到那上面，吃驚地叫了一聲，被那預想不到的幸福和快樂襲住了，於是不得不感激地坐下來，用一種低微的聲音再三地呼喚着：

「艾麗娜……我底女兒……」

艾麗娜靠近他底身邊；他伸過一隻手臂去抱住她，另一隻手將他們底孩子支持在他底膝頭上面；他們互相注視着，他們底眼淚同時地洒下來，彼此混合了；他們找不出話來表達他們所感到的一切。

隨後，艾麗娜，輕輕地將她底頭靠在她情人底肩土，溫和地接口道：

「是的，這是你底女兒；和你底不相識者，你底情人，你底朋友，你底小心翼翼的看護婦；她在這樣多而不相間的形態之下始終是爲你操心的，今後但願做你底幸福的妻子和孩子底母親……寬恕我吧，萊昂，寬恕我給你受了這麼多的苦難；寬恕我那一次我也是痛苦着的負罪的不謹慎；那原是一次，而也是最後的一次；這傲慢而輕率的不相識者，昨天在跳舞會裏受着有益的教訓了，那是你底伴侶永遠都不能忘記的。」



「呵！請你也原諒我，」萊昂叫了起來道：「我底愛人、我底孩子、我底孩子，飽嘗了這麼多的悔恨和不安的可愛的對象，我底心上從此可以拭去逃避我熱情的那三個年頭了！」

免。愈則塞太太正在這時候到來，她熱烈的友誼分享着這對幸福夫婦底滿腔的熱情；不過，她總是賢慧而深思的。

「承認了罷，艾麗娜，」她對她底女友道。「倘使不違背社會上的法則和義務所指示的路徑，你就可以達到這種幸福的目的了，你倆倆就可以免除這三年來的愁苦了。」

「不要再提起這個罷。」免·洛賽莉夫人一面擁抱她一面回答道。「我底朋友們，永遠不要再提起這個了。我現在確乎這樣地相信：一個女子唯有在犧牲她底幸福上，纔能夠擺脫那強制着女性的嚴酷的桎梏。」

巴爾札克的生平

巴爾札克一七九九年五月二十日生於法蘭西都蘭納省(Touraine)都爾斯城(Tours)。

他貴族的頭銜在身份證上是未被證明的。他出身於農家，祖先曾住在朗格獨克省(Languedoc)泰恩縣(Tarn)名叫諾那伊里安(Nousairie)的村子裏。(Ed. Bibe. 君對於他的家世很有研究的。)他的父親名叫塔爾那爾·佛朗沙呵(Bernard François)，是莊稼人的兒子，曾經讀過一些古書，當過律師，一七九七年與美麗的女郎，莎朗比安(Anné Charlotte Loure Salombier)結婚，第二年便搬家到都爾斯，在那裏管理一個貧兒院。他具有法國南方人的氣質，喜歡嘲弄人而傲慢地說話，他的太太富於彈性，充滿着生命和活力的，比她的丈夫更有良知。結婚後不兩年，便生了我們這位創造力最偉大的小說家昂諾萊·兌·巴爾札克(Honore de Balzac)，後來，他們又生了一男兩女，女孩的名字是洛爾(Laure)與勞朗斯(Laurence)，男孩的名字叫亨利(Henri)。

在這三個弟妹當中，除洛爾外，我們知道得很少，就是在巴爾札克祖傳書札中，對於他這一個弟妹，也不常談到。

二

巴爾札克一生下來，就被放進一個鄉下的糖廠裏去當徒弟，他在那裏足足住了三個年頭。再過幾年，他開始在都爾斯市立醫藥學校學業，八歲時，被送到望鐘樓天主教教會學校（Oratoire de la rue de la Harpe）去為海爾蘭學。他在那裏學着極嚴格的規律，住了六年，沒有回家去過一次，他常常被打手心和腳腕，因為他常常哭哭啼啼，但在這種學校生活中，他也感到心神悅樂的地方，祇要一讀他的向我們敘述這老學堂裏他所過的生活的路易·朗贊爾（Louis Lambert）就可以知道，這並不是言過其實的，總之，他和他的老師們在一起所度過的那段時光，他從沒有過分感傷地覺得遺憾過。頭兩年，他並不用功，到了十二歲時，他開始發奮地讀書了，他埋頭地閱讀着。圖書館管理員有點過分感動地借

給他書。

那時他試作了一些論文，頗得同學們的讚美，巴爾札克已開始發覺他真誠非凡的才質，所以他常以「偉人」自命。

強烈的好奇心，想把一切都讀和一切都知道的貪得心却給他招來了一種非常可慮的疲勞，一八一三年四月二十二日，他不得不離開學校，在家裏逗留了幾個月，足夠使他恢復健康了，同年暑期中，有一天，他同他母親和妹妹洛爾在盧瓦爾（Loire）河畔散步時，他對洛爾說：

——你知不知道你哥哥要成爲一個偉人？

不料這話被他充滿着世故頭腦的母親聽見了，竟將巴爾札克申斥了一頓，說：「自己不大明白的字句，是不應該亂用的。」像這類的斥責，他在幼年時代是受得很多的。

有一次，他和洛爾散步，望見一座村莊，他們都不明白爲什麼「擲彈壘」(La Grenade)。

成了那村莊的名字，是不是因爲那裏曾經駐紮過擲彈兵？洛爾去問母親，

巴爾札克記起了屢次被斥責的恐怖，便連忙搖頭道：「不要問呵，母親又會生氣的！」

暑期過後，他轉入都爾斯中學肄業，當時法國政府正在拿破崙的掌握之中，拿破崙

的威名已傳播全歐，而大多數的法國人也以此爲榮，都以爲拿破崙是世界最偉大的人物，巴爾扎克也是他盲目的崇拜者之一，他並不懂得拿破崙的窮兵黷武，對於摧殘世界文化有什麼影響，他只知道拿破崙是戰必勝，攻必克的英雄，換言之，他只有以拿破崙是「偉大」「超越」「力量」等等的具體象徵。巴爾扎克愛偉大，愛力量，所以自然而然拿破崙便成了他的模範。

明年，巴爾扎克的父親因職務關係，將全家搬往巴黎，巴爾扎克就在那里雷比特氏 (M. Lepite) 所創辦的私立學校讀完了中學，其間，他只能在學校教室裏，夢想聖母院 (Notre Dame de Paris) 的莊嚴和盧佛爾宮 (Louvre) 的華美。

### 三

巴黎給巴爾扎克影響最深的，並不是盧佛爾宮一類的勝蹟。他之所以能成爲一代的偉人，還須感謝巴黎的女人和賽納 (Seine) 河畔的舊書攤。巴黎的女人，自然是誘人的

尤物，而對於這新來自偏僻之鄉的巴爾札克，則尤其是有不可言說的可愛，他狂了，他也投身於社交界，從事於女人的追逐。然而他到底沒有成功，結果鬧了許多笑話，因為他究竟不是此道中人，他氣憤地從跳舞場中跑出來，握著拳頭，發誓地說：「我不用跳舞，要用別種方法來戰勝世界。」

第二天早上，他立刻跑到塞納河畔的舊書攤旁，消磨了兩三小時，他開始發現：世界是惡劣的，祇有書纔是可愛，無論科學、文學、歷史、地理，他都去買來閱讀，後來他滿屋子裏全堆着舊書了，氣得他母親向他說道：「我簡直沒有法子使你的屋子保持清潔。」因為讀書的結果，他又到巴黎大學神學院去聽維爾曼(Nillemain 1790—1870 法國的作家兼名教授)和古盛(Nicola Cousin 1792—1867 法國的哲學家)諸人的講演，從他們的講演裏，他是否得到了些什麼，頗不易說，不過他為他們的榮譽所動，因而決定努力去做一個偉大的文人或學者，倒是不容否認的事，維爾曼當時祇有二十八歲，以一個未及三十歲的青年，主講法文修辭學，自然是不能不使巴爾札克欽佩而羨慕的。雷乃·彭謝敏(Rene Benjamin 法國現代的作家)在寫他的傳記裏說：

——每次維爾曼講完的時候，讚美的呼聲，立刻從他家中發出。他(指巴爾札克)為

那時聲沉醉了，彷彿那是向他呼喊似的；他想像他自己就是那講演完畢，立在講台上的  
人；當他跟着大家鼓掌的時候，又好像是他自己感到了那種受寵若驚的喜悅。他深深地  
向聽衆鞠躬致謝。

#### 四

巴爾札克的野心此時已經顯露了。可是他的父母不瞭解他，他十八歲那年叫他開始  
學習法律，在訟師居育乃·邁爾維爾(Guillemet-Merville)那里工作，他學習了十八個  
月，過後，又當過公證人的書記十八個月。這些嘗試雖並沒有使他感到不愉快，但巴爾  
札克的志向究竟是在文學方面的，他父親不願意他以文學為畢生事業，這自然不能證明  
他父親對文學藐視，他有他的經驗和理想，他的經驗告訴他：自由與自立，比什麼都重  
要，否則你終不免成為某一種的奴隸。他愛他的兒子，所以他希望他以律師為職業，而  
以業餘時間，去讀去寫，這種例子，古人中是有許多的，他們的先輩盧且涅先生(Lu-



Montaigne 1533-1592) 法蘭西的哲學家道德批評家和作家) 便是一個？不過巴爾札克也有他的理想，他愛他的父親並不亞於他父親之愛他，他頗有自信力，假使他決意寫文章的話，他相信一定會成功的，所以他常想對他父親說：「我親愛的父親，我決計要使你聞名於世。」

不過，彼此的意思始終沒有說穿，即便說穿了，卻未必能互相瞭解，有一天，在談到巴爾札克的將來時候，果然他們終於不歡而散。

那天的談話，是由他父親開始的，巴爾札克當時正在讀拉勃萊(François Rabelais 1497-1553) 法國的牧師，醫生兼作家) 的著作，他父親向他說道：

——昂諾萊，我要同你說幾句正經話。

——什麼？

——關於你的將來，你現在已經是個大人了。

——我的將來？——請，我早已決定了，我決定成一個文學家，將來父親也能因此而名垂不朽。巴爾札克高興地，望着他父親說。

——那是不行的，孩子。

「哦？」

——我們先要有一個穩固的地位，使生活安定了，然後纔能保持個人的自由。寫文章是絕對靠不住的，還是作律師好。

——什麼，你不願我成名嗎？巴爾扎克有點着急了。

——我並不是那個意思，孩子，我有經驗，我愛你，你不要誤會我的好意。

——做律師，巴爾扎克急匆匆地說，我真不明白！成爲一個大軍人，大詩人，大政治家，我都不反對，幾時聽見過有什麼偉大的律師？那我是絕對不幹的。我瞧不起不能使人偉大的職業。

這最後的一番話，傷了他父親的自尊心，他父親說了一句近乎譏諷的話之後，便走回自己的房間去了，但巴爾扎克却依然相信他自己的偉大的將來，他不相信他將來會不如伏爾泰(Voltaire 1694 - 1778本名François Aronnet法國的大思想家兼多產的作家)偉大。

父親既不懂得他，母親是更加不瞭解他了，當時稍稍知道他的人，祇有時常來他家裏拜訪他母親的一個熟朋友——兌·洛健女士(Mlle de Roussillon)，她是一個舊式

的老小姐，很愛談文學，她曾經親耳聽見蒲麥爾顯 (Caron de Beaumarchais 1732—1799) 法國的作家) 向一位貴族說過：「先生，你還以為我不是貴族嗎？好，你看，我的著作便是我的憑證，」巴爾扎克便同她津津有味地談論蒲麥爾顯，結果他對於這位十八世紀的導演家和著作家竟佩服得五體投地，他當時決定也以劇作家來作為他終身努力的對象了。(巴爾扎克後來在姓名之間加上一個「堯」字的貴族的頭銜或許受了蒲麥爾顯這句話的暗示也未可知，這表示他自己實在應該居於貴族的地位。)

要想做文人的那種大膽的決定，既然促起了家庭間意外的紛爭。但巴爾扎克是很固執的，無論怎樣都拗不過他。

一八一九年八月，他父親因種種關係，決定遷居於離巴黎二十八公里的巴黎集 (Villégardien)。巴爾扎克不願離開這大都會，他向他父母聲明：無論如何不能接受他們的決定。他母親對於他這個聲明，大不以為然。但他父親却表示，假使他真不走的話，家中每年可以供給他一千五百佛郎的生活費。一千五百佛郎一年，自然是極苦的生活，他母親也問過他，是否真能吃苦。苦，在巴爾扎克看來，並不是什麼可怕的东西，只要能成名，他想，苦些又怕什麼？

於是母親答應他去嘗試兩年，他決定遷入萊第濟安爾街（Rue Lestigueres）一家住宅屋頂下的小閣樓之中。臨行時，他母親還叮囑他說：

——孩子，走罷！去寫你的傑作罷！不要忘記文學裏是沒有中等階級的，你不成王，便祇是一個文匠。

但巴爾札克依然很有信心，他歡欣地告訴他的妹妹道：

——不要着急，洛爾，我是會成爲文學界之王的。

## 五

他的新居是在最高層的樓上。既窄且悶，破舊不堪，裏面祇放着一張床，一只桌子和幾把椅子，椽子和樑木露骨地架在他的頭上，窗外的景緻既不遼闊也不美麗，全是些日晒雨淋，生澁了青苔的瓦堆和屋頂上的水溝。煙囪與煙囪裏冒出來的煙。冷風從窗隙和門縫裏可以噓噓地吹進來。所包的伙食是非常便宜的，簡直不夠維持他的營養，即便打一「牙祭」，大概也不過是吃點死馬肉之類吧？這種極苦的生活可是並不使他失却

勇氣，相反地，他認為這種生活正是他的理想生活，他寫給他妹妹的信中便可以證明這一點。

——

他自得其樂地安定下來以後，便開始尋覓題材，打算寫他的一鳴驚人的傑作了。不過題材究竟不很容易得到，他翻翻莫里哀爾（Jean Baptiste Poquelin, dit Molière 1622—1673 法國最偉大的喜劇詩人）翻翻蒲麥爾顯·翻翻盧騷（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 著作影響得最大的法國的哲學家兼作家），翻翻伏爾泰，結果還是不知道寫那一個題目好，恰巧他新近讀了一部威爾曼論克隆威爾（Cornwall）的著作，這位英國十七世紀首創共和國的英雄使他感動極了，於是他決定寫一部克隆威爾的詩劇。

題材選定後，他開始拚命用功地寫作，他那時究竟年青，好像不知道疲倦似的。天氣太冷了，便用披肩將全身裹着；在小樓中呆膩了，便到附近拉顯斯神父（Père Lechaise）墓地裏去散步，他一面走，一面默誦着他劇中的詩句。他相信他這悲劇一定可以成功。人家笑他，他想：「將來他們不唯不笑我，而且還會敬我。」他不羨妒那些時髦的男女們，一對一對的到大飯店裏去用五十佛郎一份的晚餐，他想：「假如我的劇本成功了，我不但可以像她們那樣浪費，而且還可以從浪費中學點東西。」

整個的冬天，他都努力於寫這部悲劇。腳凍了，牙痛了，還是不停地在寫，在改。他樓下的同居們都不瞭解他，在他們的眼光中，他好似一個女孩，既羞怯而又沉靜，每天，除了悶不過時出去散步而外，他簡直是足不出戶的，只不斷地埋頭在寫，在寫。寫的是什麼，他們當然不會懂得，不過他們都以為，假如他有父親的話，他那父親一定是個瘋子。

經過了七八個月的勞作，一八二〇年四月，他的克隆威爾終於全部脫稿，他將這消息告訴他的妹妹，她又將它轉告他的父親，他父親高興極了，立刻吩咐洛爾馬上寫信去要他回來，把這詩劇讀給他們聽。

四月末，巴爾札克應召回到巴黎集來，全家人都非常歡迎他，尤其是他的妹妹洛爾。這時洛爾已經定婚，他一見巴爾札克，便告訴他這個消息。不久，洛爾的未婚夫緞繡維爾君 (M. Surville) 也來了，巴爾札克的母親特地殺了一隻鴨子來款待他的兒子。席間大家都非常快活，而他父親似乎尤其得意。餐畢，他父親提議到外面去走走，洛爾不贊成，說：

——應該在昂諾萊唸完之後。  
——那很好，他父親不堅持了。

——唸什麼？綏爾維爾還不知道巴爾札克寫了一部詩劇。

——一部悲劇。巴爾札克的父親說。

——關於克隆威爾的，他母親又補充地說。

綏爾維爾也高興起來了，他也主張唸完了再出去散步，一刻鐘後，巴爾札克開始將他的劇本朗誦起來，唸不到三十行，他自己發現了他的詞句的幼稚，臉紅了，自信心也喪失了，他只好說：「這劇本很不容易唸好，他是寫來給演員上演的。」但他父母並沒有笑他，而且還客氣地說：「我們不懂批評。」他的妹妹和綏爾維爾都要求他繼續唸下去，巴爾札克自然是謝絕了，他心中自己明白，這劇本已經完全失敗。

不過綏爾維爾並不以巴爾札克自己的判斷為然，他設法將巴爾札克的劇本，送給他理工科學校的教師項特里歐先生(M. Andrieux 1759-1838 法國的作家)去批評。不幸，原稿送回來時，項特里歐也只能說這部悲劇寫得並不很好。巴爾札克的母親還替他另騰了一份，托他們的友人潘邦·雷哈留君(M. Papi-Locheur)送到法蘭西劇院去審查，結果也遭到了同樣的命運。其間，巴爾札克有點不自信地還拿給一個研究文學的朋友看，可是他的朋友也老實不客氣地對他說：「你什麼都可以做，不過要除了文學。」這種失敗

並不使他氣餒，他依然很有信心，他想他下一次總會成功。對麥的攻訐批評家勃蘭宛斯（Georges Cahen, dit Bundeslitz, 1927）說：「巴爾札克的才氣太大了，法國悲劇的規律太嚴了，要他規規矩矩地去寫一部那類的悲劇，自然是不會成功的。」這幾句話倒是很中肯的。

巴爾札克，因營養不足和用心過度，身體確乎感到有點疲乏，但在這裏休息了一個時差以後，他的健康也就恢復，重新又去那閣樓中從事著作了。

## 六

第二年，他嘗試期滿重回到巴黎集時，他立刻拋棄了劇本的編製，專門從事於小說的寫作。那時他計劃着寫好幾部小說，其中有八部名開 *Octobre* 的則永遠沒有問世，在十八二二二等到一八二五年的五個年頭裏，他一共寫了一十三部。同着寫作的朋友們，總共出版了四部部的光景，他在 *Torance de Saint-Aubin* 的筆名下發表，不幸這些小說也沒有成功，所收入的稿費，不足以自給，而且對於這些作品，他後來一直都沒有承認。



運的。

一八二五年，同一個書店老闆合作，藉編印書籍以維持生計，說他「藉編印書籍以謀生」，實際上或許小視了巴爾扎克，在他的意思，那應該是借印書以表現他的天才，或是藉天才以創造財富。在還未開始編印圖書之前，他似乎已經頗有把握，據他想，兩年後，他成爲一個富翁，那簡直是毫無疑問的。

他第一次編印的書，是一部莫里哀全集和一部拉芳登詩集（Jean de La Fontaine）<sup>1</sup> 1695法國最偉大的寓言詩人）全集。他不唯給這兩位作家寫了一篇新序，還在他們的書裏印入了許多插圖，他想：「這次一定成功了，一路易（法國幣名）一冊，誰價不買？」但結果，因與書商沒有聯絡，只銷了十冊，其餘的都作爲廢紙賣給別人。不過他並不因此灰心，朋友勸他，他說：「你以爲這會使我灰心嗎？把你的手放在我這兒看看：我的心跳動得多麼厲害！」

不久，他又計劃着經營印刷事業。他的父母，朋友，都借了許多錢給他作資本。恰巧聖·日耳曼街（Rue des Mathurins-Saint-Germain）有一所印刷局出頂，他便盤了過來，由自己開辦，在未開幕之前，他也有許多夢想。他想一面固然可以藉此發財，一面還可

以藉此印機部辭意，對文化止有所貢獻，亦對第一級實業是鄉一種的運年權者九正請其  
仿單，巴爾扎克立刻不高興起來，他聽友說：『你一向印印印出，印印印了出來，

孔德罷，你罷，我們來耗費我們的時間罷，印文，請許了清送歸歸許許來。於  
他的聽友並不聽話，只望着他，覺得奇怪。

第二次實業是重印維尼 (Alfred de Vigny, 1797-1863) 法國浪漫主義的詩人，那說家  
是戲劇家的「五戰堂」(Les Cinq Mars)，巴爾扎克不歡喜聽那作品，隨讀讀也使他感到不滿  
與，他常常當着排洋江人漸漸罵那排着，雅雅們快點將新這部維尼的作品排裝罷不買！  
「高」口起決將這部維尼的東西排裝罷！我們高印印一高排書！這真是一部河漢的

小說，描寫維尼圖賊法反抗普倫美那羅載話時一書每天(Jean de La Fontaine)  
這樣的做買賣，怕恐不會發達，並且巴爾扎克是那樣的老實，又是那樣的沒有實際  
經驗，常常容易受人欺騙。不到一年前，他的印刷局果然完全破產，甚至排字工人工  
資都無力付給，他挨敗了，他繼續害怕的窮困之中了，當這人來到他門上時，他硬  
躲避，弄到來拜訪他的朋友們請他到這維尼的困難的局面，他毫無辦法的跑到他  
母親膝前去訴苦，他母親也因此流下淚來，對他說道：



告他：「離我遠些！」不過，他的感情確實太惡毒了，她終於接受了他的熱狂的愛。

巴爾札克獨居巴黎時，許爾尼夫人進城常悄悄地去看他；她不僅安慰他，還不時地給他許多鼓勵。巴爾札克編印莫里哀全集時，她幫助了一部份金錢，籌辦印刷局時，她不但投資最多，而且他的營業執照，也是由她設法領到請。她相信他有天才，或者應該說，她親眼看見了他的天才，她幾乎以為不幫助他，不扶植他，便是她的罪過。巴爾札克對她也特別感激。他常常說：「她多麼愛我！她不是一個女人，她是一個天使呵！」

項斯加夫人與巴爾札克結識，是在他的小說成功之後了，有一天，巴爾札克正要坐馬車去訪一位與他極極親密的友情的阿斯特里侯爵夫人 (Marquise de Arstein)。僕人突然遞進一封信來，拆開一看，原來是一位波蘭讀者的來信。這讀者對於巴爾札克的小說特別推崇，彷彿是除了他的小說，別的她都不愛看。不過，這位讀者並沒有將其姓名寫出，只在信末署了一個「異國女子」，巴爾札克當時並沒有將她放在心頭，一直到被阿斯特里侯爵夫人欺騙了，他才注意到這位波蘭讀者項斯加夫人。

這「異國女子」與巴爾札克繼續通了許多次信，她的熱誠漸漸地成爲巴爾札克靈感的原動力。一八三三年秋天，項斯加夫人同她的丈夫去瑞士沙旦爾 (Neuchâtel) 城。

旅行時，還預先約巴爾札克到那里去會面。這個邀請，在巴爾札克看來，真是一種幸福，他連忙趕到諾沙且爾去會他那神交年餘的「異國女子」。

巴爾札克到諾沙且爾時，先到旅館去看她。旅館裏的人告訴他：「她出去了。」他於是又到湖邊散步場去尋覓，結果果然遇見她在湖畔讀他的作品。初次見面，他們彼此都高興得無話可說，她僅能呼一聲：「希諾萊……兒。巴爾札克。」而他則不斷地喊着：「愛娃！愛娃（愛娃）！」不一會兒，他的女兒和她的丈夫都走來了，項斯加夫人將他們介紹給巴爾札克，項斯加伯爵身材很高，但不愛文學，巴爾札克的小說，他一行都沒有讀過。巴爾札克對於他的印象似乎不太好，回到巴黎時，他說：「項斯加伯爵好像一座寶塔。」

巴爾札克在諾沙且爾住了許多天纔回巴黎，第二年項斯加夫人到日內瓦遊歷，他又去日內瓦看她。他們的感情越來越親密，而她對於他的影響，也愈來愈明顯。她對於他的作品，讚賞，每每給他一種極大的鼓勵。所以有許多作品，也可以說都因了她的勸勉而寫成功的。

此書中加洛特夫人 (Marguerite Nathalie Cottin) 也是巴爾札克交游的女友之一，

曼曼却派法漢尼夫去與新加坡人的深海田大相相商辦理。曼曼在福蘭夫人

面前的鼓勵最多，例如這次印刷局的失敗，假使沒有她，巴爾札克也許就從此消極下去。

曼曼的這一番話，對巴爾札克大有益處。他更以精神圖了讀的靈感

去，他更去讀。曼曼的這一番話，對巴爾札克大有益處。他更以精神圖了讀的靈感

曼曼的這一番話，對巴爾札克大有益處。他更以精神圖了讀的靈感

曼曼的這一番話，對巴爾札克大有益處。他更以精神圖了讀的靈感

曼曼的這一番話，對巴爾札克大有益處。他更以精神圖了讀的靈感

曼曼的這一番話，對巴爾札克大有益處。他更以精神圖了讀的靈感

曼曼的這一番話，對巴爾札克大有益處。他更以精神圖了讀的靈感

曼曼的這一番話，對巴爾札克大有益處。他更以精神圖了讀的靈感

曼曼的這一番話，對巴爾札克大有益處。他更以精神圖了讀的靈感

曼曼的這一番話，對巴爾札克大有益處。他更以精神圖了讀的靈感

曼曼的這一番話，對巴爾札克大有益處。他更以精神圖了讀的靈感

曼曼的這一番話，對巴爾札克大有益處。他更以精神圖了讀的靈感

他的第二部作品，果然就是有名的一「結婚生理學」(Psychologie Du Mariage)，名義上雖然是寫來紀念他的父親，實際上反較「蘇安當徒傳」更為可愛。這部書出版不久，巴爾扎克便因了達勃朗旦公爵夫人 (Laure, Duchesse d'Abrantes 1784-1833) 的介紹，去拜訪在 Abbaye-aux-Bois 主持沙龍很有名的雷加爾安夫人 (Madame de Genneville 1747-1849)，後者不但讀過他這部新書，而且對它還十分讚美。在座的某君以為那是一部脫離女人的著作，雷加爾安夫人立刻告訴他：「女人本來需要人們庇護的。」當時夏爾篤勃里盎 (Chateaubriand 1768-1848) 法國有名的作家，恰巧也來看這位夫人，她便回轉其頭去，將那部書介紹給他。

這兩部著作出版後，巴爾扎克在文學上的地位，一天一天地穩固起來。他算是已經自己證明，他的天才還是在文學方面。他所有的時間，全耗於寫作。他對於工作的毅力是很驚人的，他通常都是晚上六點鐘就睡覺，半夜裏十二點鐘或一點鐘起身來，從事於寫作十七八小時，有時甚至繼續寫到二十五小時，他用很濃的咖啡來支持精神。不過，他的創作是很花力氣的，他非但在原稿上刪改得很厲害，而且在樣本上，他自己校對時，也添削得很多，從這種地方也可以看出來他寫作態度的認真。因為他並不是寫書

換錢，他還有計劃在他腦中，而且那計劃也偉大得使人驚奇。

## 九

那計劃成於他的妹妹綏爾維爾家中，他整天在他房中想着他那計劃，但大家都莫明其妙。有一天，他忍不住了，實在忍不住了，便邀他妹妹到他房裏，將那大計劃對她發表。他一開始便攻擊當代的小說，他說它們只是給人們消遣時光，沒有目的，也沒有結果，所以無怪乎他父親常說它們是「西方的鴉片」。他將來創作的小說，都完全不同，他要給法國社會畫一個物質方面的，心理方面的，生理方面的，精神方面的完美的圖畫，他要將社會上一切人物都寫在裏面，無論老人、小孩、牧師、兵士、官吏、商人、流氓或英雄。因此他將他的小說分作六組，每組代表生活的一類。據他想，非要寫四十部長篇小說不行，而且每部小說都須在兩冊以上。在我們看，自然是有點不大可能。但在巴爾扎克却以為這並非難事。他對他妹妹說：「我現在纔三十四歲，至少還有三十年可以



工作。三十年內，只寫四十部書，還不容易？」

他愈說愈滔滔不絕；洗衣婦人來找他妹妹，固然被他轟走了，就是他妹夫回來，向他說了兩次「早安」，他也始終沒有聽見。他一個人指手劃腳地說着，他妹妹和他妹夫只在靜靜地聽他。侍女們也呆呆的望着，在他們心中，也許會想：「你們看，他還瘋子！」

一八三三年確是巴爾扎克最快樂的一年。不但他創作計劃定了，此後可以依着已定的步驟寫去，而且他那計劃還是一種前無古人的企圖，只要一想到這裏，他便感着十二分的高興。不過他的生活仍然很窮，所欠的債只有增多沒有減少。因為避債的關係，他常常遷居。他欠縫衣匠畢以松（Bischoff）的工料錢，也不在少數，但畢以松崇拜他，非但不催他，還將自己的小樓租給他，作爲他避債的隱遁所。

截至一八三五年止，他所欠的債務，已達十五萬佛郎。他對他母親說，這不是他的錯處，這完全是命運賜給他的恩惠，他並不是不會努力，五六年來所寫的小說，假如書店經理人不苛待他的話，他早已經成了財主。他最初的那些作品，得到很少的稿費，一八三〇年與一八三一年他所有的收入也非常有限。一八三五年的總湊款也只有二萬五千佛郎。例如費了八個月（連搜集材料的時間在內）的時間所寫成的「蘇安黨徒們」，而結果僅得了一千佛郎，你想他如何能不借債維持生計？考慮着明天的麵包，是不能有什麼文學創作的，即使借的是五分的重利，他也不能不向債主挪借，他只希望他第二部小說能給他一大筆收入，所借的債不獨可以還清，蠟燭與咖啡也可以盡量地購買。

一但這自然又是他的夢想之一，命運是不會和他同意的，他雖然努力，終於不曾躍出那窮的深坑。結果，債台固然是愈築愈高了，他的健康也受了莫大的打擊。牙痛與凍瘡，仍然是按時復發，而心臟方面，也漸漸呈現了種種的病態，醫生奈克卡爾（Dr. N. K. K.）勸他到鄉村去修養，並且囑咐他切不要執筆作文。因為醫生說：「你要小心，也許你的病會變厲害。」

對於這個禁令，巴爾扎克當然不能服從；他之寫文章，不單是為賺錢，同時也是為

「這滿是他隨筆作罷。他對醫生說：『我腦中分成兩個小房。第一室是裝着我正在寫作的  
圖書，第二室另有一部書，同時也要裝滿。』現在在我腦中第一室的，是一部科學小說，每  
一天我都要挾着草稿去請教兩位科學研究院的化學專家。在第二室時是一部偉大的傑作  
而作。二月後我準可以把它寫在紙上。此刻它已經時時闖入第一室來，不寫，那豈不是輕  
舉而易地把它忘掉！」

「醫生也拿他沒有辦法，只有警告他：『現在你總不能這樣工作，不然你也會突  
然死去。』」不幸這句諺言成預言，其實他體贈人，想也沒想到，心臟病果然是巴爾  
柏克的死因，並且還死得那樣突然，那樣出人意外。

「預言竟會應驗，這真不可思議。』」  
「預言竟會應驗，這真不可思議。』」  
「預言竟會應驗，這真不可思議。』」

巴爾札克因為窮，在一八三八年，曾經到地中海屬於義大利王國的薩爾丁尼亞島(Sardinia)島上去查勘銀礦，目的在減輕一點他整天負在身上的龐大的債務，但結果也與也於

印劇事業相同。費了許多寶貴光陰，而終於不曾成功。因為當他向邁爾（Mey）——從前薩爾且尼王國的首都，歸義大利後改爲普通城市，居民有四十萬人。——當局請求允許給他開採權的時候，他纔發現熱乃斯（Geras）——也是義大利的城市之一——的一個朋友，在他來請求之先，已經奪得開採特權，並且已經差不多要成爲富翁了，勃蘭兌斯說：「巴爾札克祇是一個魔術家而不是一個商人。」這話也是說得很對的。

第二年他又感於雨果（Victor Hugo 1802-1885）法國十九世紀最偉大的詩人）舞台上的成功，而重新編製戲曲。雨果告訴他：「編劇本不但可以享盛名，而且還可以發財積蓄，在巴黎排演了，將來又有在各地方排演的機會，所以仔細計算起來，一部半成功的戲劇所收入的，往往比兩部成功的小說還好。」窮困的巴爾札克，自然不能不相信雨果的話。他想，至多用兩星期的工夫，編一部喜劇，而收入的，便足以供給兩年的用度而有餘，這事業該是何等的理想。

不過他的朋友們中間有一部份人並不贊成，他向海涅（Hein Heine 1797-1856）德國詩人，曾經住在法國寫作，也是巴爾札克的朋友之一，說：「我一年能掙二十萬佛郎」的時候，海涅便批評他：「冒險！」巴爾札克自然急了……

冒險，爲什麼？對於我，是無所謂冒險的！

這句話未免有點不加思索，但同時也可以證明：巴爾札克的自信心之大，他的第一部喜劇是「邁爾卡代爾」（Les Mercapels）；在未送往劇院之前，他還先請了幾位朋友來他家聽他朗誦。那劇本自然不會成功，雖然在朗誦的時候，高第安（Theophile Gautier 1811-1872）法國的畫家詩人，小說家兼批評家）會熱心地給了她許多讚美。巴爾札克根本就不是一個戲劇天才，海涅警告他不要冒險，實際是頗有道理的。

## 二二

105

劇本失敗後，他又傾心於新聞雜誌事業，他以為，假使他有才報紙，他不僅可以發財，還可以隨意批評他的敵黨。「巴黎新聞」（Chronique）固然失敗了，但他還打算創辦一個月刊，他相信，這月刊再不會重蹈「巴黎新聞」的命運。不久，他的「巴黎評論」（Revue Parisienne）果然創辦成功，他打算在那裏面對於一切都加以批評，政治家們，自然是不必說了，書籍與生活的喜劇，他也準備詳細地檢查一番，給它們一種他

認為正確的評價。他不敢嘗當時寫新聞小說的慷慨精神，舍 (Eugene Scribe) 是當時在法國小說家，創辦新聞小說者。所以他一開始便要暴露他的無能。他愛斯曼達爾 (Eugene Scribe) 的書 (1783-1843) 本名 Henri Bayle。法國有名的小說家。所以他決定在評論上讚美他的偉大，不料剛出了三期，讀者便漸漸少到無法支持，停刊後，他纔詫異自己並沒有遭到這樣會得罪了社會上大部份的人。更沒有意料到他的潦落。愈因為他本無顧忌，所以更感到厭惡。

這一次的失敗，可以說是給了巴爾札克一個最大的打擊，他的本意在救窮，但結果，反使他增加了許多的債務。「巴黎評論」僅辦了三期，而所負的債，却非五年不能償清。爲了還債與維持生活，他又不得不重新營業，繼續寫他第二度認為不及戲劇賺的錢。小說。 (1811-1835) 英國小說家。巴爾札克

巴爾札克以這樣的方式，幾無窮困的生活。直到他的小說在 (1835) 高爾基 (Ferdinand) 的 (Comte Humaine) 綜合的名稱下，彙集出版後，紙海上纔漸漸地感到寬裕，一八四〇年，他總算打破了先前的紀錄，獲得十五萬佛郎。而此後的幾年也並不減低。但雖然有了這些收入，他却依舊生活在窮困之中。西爾極其從不顧慮到明天的，他一有錢，便建築起

當羅倫斯在波蘭來，回國譯成以古家，名畫，藝術品及珍貴的家具，他的想像力在這方面可說也達到了極點，他不僅在作品中他無法描寫他的「大筆收入」的希望中，他和出版者也會試過種種方法，而羅倫斯所出的書約，出版者氣不過，甚至向這「等墨的羅倫斯」提出訴訟。所謂「筆墨的罪人」等是他常用以自解自嘲的稱呼。

### 十一

巴爾扎克是個不知道你意的藝術家，他的作品委實是龐大無比世無匹敵的。他的 *Le Père Goriot* (父老) 人間喜劇中包含着六組生活的場景和兩組研究，第一，個人生活的場景 (Scenes de la Vie Privée) 其中讀者可以找出：貴爾米阿尼夫人 (Madame Firmin) 與子 (La Vie Privée) (La Femme de trente ans) 羅蘭 (羅倫斯) 家 (La Maison du chat qui pelote) 以及 (Les Femmes d'Alger) 以及 (Le Colonel Chabert) 羅倫斯 (La Grenadière) 羅倫斯 (La Messe de l'abbé) 以及 (Le Vie de province) 地方生活的場景 (Scenes de la Vie de province) 。

- 歐真尼·格朗代 (Eugenie Grandet)、著名的玩世者 (L'Illustré Gaudissart)、老處女 (La Vieille Fille)、古物陳列所 (Le Cabinet des antiques)、山谷間的百合花 (Le Lys la dans Vallee)、以及其他、第三、巴黎生活的場景：郭里奧老頭子 (Le Piro Goriot)、凱撒比洛多的盛衰 (Grandeur et décadence de César Bircotteau)、表妹貝德 (La Cousine Bette)、表兄蓬斯 (Le Cousin Pons)、以及其他、第四、政治生活的場景 (Scenes de la Vie Politique)、一樁陰謀的事件 (Une Fenetreuse Affaire)、阿爾西斯的使節 (Le Deputé d'Arcis)、以及其他、第五、軍人生活的場景：反抗一八〇三年共和政府的蒲羅維王黨 (Des Chouans)、討伐 (La Vendetta)、紅色旅館 (L'Auberge rouge)、混水 中捕魚時女人 (Rabouillense)、女人之另一研究 (Autre Etude de femme)、第六、鄉村 生活的科學 (Sciences de la vie de Campagne)、鄉人醫生 (Le Medecin de Campagne)、
- 第七、牧師 (Le Cure de Village)、鄉下人們 (Les Paysans)。
- ◎ 在 科學研究中 (Les études philosophiques)、我們可以舉出：皮膚 (La Peau de Chagrin)、對之探索 (La Recherche de l'Alcool) 以及其他、在分析的研究中 (Les études analytiques)、結婚生理學 (La Physiologie du Mariage)。



巴爾札克還寫了一百個可笑的故事(Ce sont contes drolatiques) 模倣拉勃萊式的作品。

## 一四

我們真要問巴爾札克怎麼能夠將人間調查得這樣清楚，仔細和透澈，描寫得這樣逼真，而他大部份的生活時間是埋頭在書桌上度過的？但要知道他也時常走出屋子去，旅行得很多的，他對於法國無論那方面，都很熟悉，他去拜訪過它很多的城市；他常在各處地方朋友們的家裏逗留，他往往把他小說中的男女主角配置在他邊遊過的那些地方。他也遍歷過瑞士，義大利，奧大利，波蘭和俄國，至於他的親愛的巴黎，他是非常地熟悉的，他常去探訪那些古老的街巷和舊市區。

當他停止寫作而混入到塵世中來時，他的眼睛，耳朵和所有的感覺機能都活動着了。他有着正確的鑒別力，銳敏的觀察力，驚人的記憶力。他可以把所有接觸過和看見過的無數的事物在記憶中復活過來，而創造的想像力賦之以生命與形態。他最初給我們描

舉出這些人的容貌來，然後極細緻而複雜地敘述出他們所處的環境，使讀者們得到活生生的印象。

關於戰爭的描寫，他曾經寫給項斯加夫人信中有着這樣的一段。他主張：「一個作家，在寫字臺前坐着時，必須具有冷靜頭腦來觀察曠野中地形的起伏，密集的隊形，戰略的結果。多腦的、橋樑、望着這鬥爭的全部和細小部分，聽大砲，注意戰場上的一舉一動，關心着這一切。在大軍的各個配置中，或隱或現地要使人感到：日暮時光，在一葉小舟中，渡過了多腦河的拿破崙！……那些大砲，那些馬匹，那些部隊，那些裝備……你可以在書中透過煙霧而談到：閱讀書本時，你應得直覺地什麼都看見，而你想起那次會戰來時，正好像你親自參加過似的。」（在一八九四年二月一日巴黎雜誌上登載的巴爾扎克給項斯加夫人的生前未曾發表過的信札。）

以上是巴爾扎克所要獲得的成績了。

他使我們眼前排列出一連串經他解剖過分析過的人物。而他在作品中也很多寫入自己的；我們可以舉出一大部份的小說來，他生活悲觀的情況在那里表現得很顯著的。

這位大作家也求助於著名的事件，歷史的材料，他依照着他自己豐富的想像力把它

們改造過；他把所有這些材料都溶合得很好的，以致使人難於辨別哪些是歷史上虛構的人物。

人間喜劇的作者遺留下一幅人間社會驚人的圖畫，他的天才將其表現得有如莫利裏和莎氏比亞(Shakespeare 1564-1616)英國最偉大的戲劇詩人的傑出和高度。生在一個浪漫主義極盛的時代，對於巴爾札克多少也有留着一些在他所長育着的環境中的東西。他是熱情的，正如人們所指摘他有一部份作品是屬於「不真實或乾燥無味的虛構而成的低級浪漫主義」。可是他善於觀察的頭腦卻使他進入寫實主義，而抱着給我們描摹出真正人間的志趣。

巴爾札克喜歡描寫平凡的人，民間的習俗，人類的缺點，在這方面，他是非常地成功的。因為這是他完全由觀察而得來的，描寫高利貸守財奴的「歐貞尼·格朗代」，可和莫里哀的 *Paragon* 相媲美；溺愛兒子的「郭里奧老頭子」也是一種父親的典型極成功的創造，至於上流社會或田園生活的描寫是由於想像的成份居多，巴爾札克缺乏纖細的感情，故在表現動作，情感，思想上不免類於粗俗，描寫正直的女性或年青的少女也不是他的特長，他的想像力時常使他越出規範。他時常違反着自己的，強調着句子，

過份誇讚地敘述。正像他致力於工作似的，巴爾扎克是沒有節度觀念的。

因此，他的作品是非常不平衡的。在那些傑作之外，我們還見到些庸劣的著作，看來好像不是出於大作家之手筆似的；巴爾扎克委實是生產得太多了。

然而不管有着這些缺點，巴爾扎克依然是寫實主義的開山祖。在他之後的那些作家，縱使完全保持着他們的個性，也莫不導源於他。他在文學上的影響是巨大無比的。他所發見的寶藏為後來很多人所發掘，雨果，弗洛貝爾（Gustave Flaubert 1821-1880）法國的小說家，客觀的傾向更顯著的寫實主義者），都德（Alphonse Daudet 1840-1887）法國的小說家兼詩人其作品帶着印象主義的意味），鮑泉爾弟兄（Edmond 1822-1886；—gales 1830-1870； de Goncourt 法國寫實主義的弟兄小說家）左拉（Emile Zola 1840-1902 法國自然主義創始者的小說家），僅舉出這些步武他後塵而前進的大作家們，也都沒有發掘得盡。

巴爾札克五十一歲死於巴黎幸福街 (Rue de la Bonheur) 爲博得項斯加夫人的歡心而購置的一所房屋之內。那時他去波蘭結婚迎新娘回來並不久，(一八四一年項斯加伯爵卒於故鄉，一八四九年三月十五日巴爾札克和項斯加夫人在波蘭舉行結婚典禮，他的求婚已經不止一次，經過了不少的阻撓和波折纔成功的，)他回來後就臥床不起，時昏時醒地有三個月光景，其間雨果也曾來看過他的病。八月十八日夜晚，他終於長辭了這在他是很有留戀的世界。他臨死之前對奈克卡爾大夫還大聲地嚷道：「祇要有一個禮拜，發燒也成！我有那時間又可以寫一部書了。」

但上帝不容許他再活七日，殞寃之後，他立刻倒在枕上，從此永遠闔目無語，吉洛特 (Eugene Girard) 聽到這消息，特地跑來畫他垂死時的面容，牧師來爲他舉行抹聖油禮 (l' extreme-Oction) 。

依照巴爾札克的遺囑，八月二十一日(星期二)早晨十一時，柩車載着這位名人的遺骸至巴黎東郊他年青時會常散步的拉顯斯神父墓地安葬。(莫里哀和拉芳登納的墳墓也都在那裏)，葬儀是和普通人一樣的，那天天氣很陰沉，有風而且又飄着雨點，但送葬的羣衆並不因此減少；在墓地裏等候靈柩之到來的人們，則尤其衆多。他的家屬不用

說了，他的妹夫梭爾維爾也禿着頭緊跟在柩車的後面。執紼的人都是當時的名流：雨果，大仲馬（Alexandre Dumas 1803-1870 法國有名的小說家）聖脫·佩甫（Saint-Beuve 1804-1869 法國的大批評家）諸人全都在內。從 Saint-Honore 街至 Saint-Philippe-du-Roule 街出殯的路上，大家都覺得非常悲哀嚴肅而起敬仰的崇高之感，白爾馨·陶萊維里（Barbey J'Arenvilly 1808-1889 法國的作家）當時走在人羣中會這樣地想道：「這是一位不會被人剝奪王位的沒有滑鐵盧的文學界的拿破崙啊！」

巴爾札克的未亡人在出殯前的兩天去請求的兩立方公尺的墓地是在一個丘陵的高處，馬很費力地纔將柩車拖了上去，下葬時由牧師祈禱，並由雨果演說，詩人的嘹亮而激揚的演詞，因為風大，吹得白楊樹蕭蕭地作響，只是破碎地傳入羣衆的耳裏。雨果在演詞中已將巴爾札克列入革命作家之中了。

本文主要的參考書係根據巴黎懷弄書店（Librairie Plon）一九二六年出版的偉人生活小說集，雷乃·彭謝敏（Rene Benjamin）所著的「昂諾萊·免·巴爾札克非凡的一生」（La Prodigieuse Vie J. Honore de Balzac）而編成。

## 後記

巴爾札克這中篇小說「修裝的愛情」，譯於抗戰前數月；曾寄河清擬在「譯文」發表，「譯文」因「七七」戰事爆發而停刊；拙譯稿就放在河清的書箱內被寄存在聖泉的寓里。我隨同機關撤退，原書就發拋失在南京了，這是一冊封面上印着作者魁偉的容貌的單行本，髮髯還記得他雄風的獅子頭上披散着一縷一縷着色的頭髮，直披到他廣闊的肩膀上面，前兩年，承聖泉為我在河清的書箱中找出這譯稿來，請人用薄紙抄寫好從上海由郵局寄來一份（同時在一九四一年上海出版的「西洋文學」上連載。）荏苒至今不覺人事變遷，恍若有隔世之感了。

說到聖泉，他真不幸。我真對不起這位異犖的老友。

記得民國二十八年在武漢時，曾接到他和天虹一同寄來八張相片，囑我在服務的機關中代為謀事，打算從香港繞道而來後方工作，我那時真是愚昧無智：沒有給他們的

學歷歷表上填上留學或博士之類的頭銜，儘搜集了他們一部份的譯著去見長官，自己以為介紹翻譯軍事之類工作，這樣便頗有憑藉了；哪裏知道在正需要人的新改組的機關里竟會被長官拒絕，如今回想起來實覺大為遺憾！

從這來後方的機會失落以後，聖泉常寫信來告訴我「孤島」上先前的朋友們七七八八地都離開了，祇剩他一個人支撐着出版社的門面，他感到非常寂寞，過後，我又接到他的信，知道他和某某女士結婚的消息，那時我便爲他衷心地祝福，我想：他從此可以減少一點寂寞了；我想：「孤島」印復沉淪，他也有進入「方舟」而得救的資格了，因爲他是一個有着虔敬之心的「好人」，正像有些人所說好人到頭總得好報的。

誰意料得到我入蜀來自從接到他結婚的相片以後，便音信杳然了，我寫信去總是不到回音，我知道他決不會發有些發國難財的朋友那樣故意和我疏遠而置之不理的；而且他也不會發什麼國難財，因爲我確信他是一個義人，我祇好怪上海真性的淪陷，淪陷得連我們彼此的音信都不能通了。

出於我意料之外的：去年十一月間忽然接到他夫人的來信，——他夫人，我在他們結婚的相片上見過的，——信是托朋友帶到重慶來寄發的，她告訴我：「聖泉被追離滬



已有七個月了，在這不算短的時期中，人面半跡，從未見過，內心憂急，言語難於形容，尤覺寂寞淒涼和秋雨綿綿的夜里，中心痛苦，真如刀割！我們相處一共祇有五十四天……滬上親友亦皆束手無策，生此亂世，徒呼奈何，唯有聽天由命耳！「這種驚人的消息在我讀來是太難過了，當時我陷入於一大堆的沉思和猜測之中，我想：他也許被關進集中營里去了吧（？）或被鬼子賞識拉他到鬼島上去轉追工作都說不定的（？）因為他是一個既精於科學又長於文藝的人，或甚至為出版事業而犧牲了吧（？）」

「好人」總有好報的信念在我便開始動搖了，我去朋友處打聽他的消息，朋友雖比我知道得早些，但也不比我更加知道得多。

一天，有一位巴黎淪陷後跑到博爾多去住了一個時光然後再回國的老朋友來訪我，他告訴我到四川並不久，先前經過上海時，有位朋友請他來轉告聖泉的消息，這位朋友，我們都很熱識的，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生物學博士，現在遠在實驗室里埋頭於顯微鏡的工作，聖泉之被嚴禁，據說是和他有關係的，他慫恿他去完成這個不必要的悲劇，上海巡捕房里有天派人來——鬼知道是個怎麼樣的人！——要社里去一個人，當時博士適巧也

在社里，他便對聖泉說：「要去人去就是了！我陪你同去，我們又沒有犯什麼法，況且社

里抗戰以來也沒有出過什麼書籍。怕什麼呢！於是，他們倆便同到巡捕房里去問，據說根本不知道有這號一回事，巡捕房倒也並不留難他們，既然不知道，本來就可以不理它了。但博士却理直氣壯地催聖泉同去日本憲兵隊，預備去聲明一下，以便了事。但這可就弄糟了！博士回來，而聖泉却投身入虎口，一去不返了。起先送東西去還知道他在那屋，過了一星期，人都不在了。問憲兵隊里的人，乾脆地回答以一個不知道，這真着急了，託親戚朋友到處去打聽，結果打聽到他人被押在南京：從此就與外界完全隔絕，失却了自由，博士最後還請來報信的那朋友向我們轉告：聖泉簡直是被他害了的。

我們聽了這個冤枉受難的故事，心中怒不可遏，我甚至要見怪我們這位博士了，但後來轉念博士也是一個忠厚的人，他之所以這樣應付環境原是出於他學者一貫的態度，不能怪他的。我也瞭解聖泉的性情是這樣的耿直和坦白，在到處都設着陷阱佈滿羅網的淪陷區域中，他遲早都會受害的。

聖泉之不適應於惡毒的環境原是他生性之必然的結果。因此，我不得不抱怨我自己。先前爲他謀事之無能了，我是十分瞭解他的個性的，我不能給他一點幫助，萬一將來有什麼不測，害了他的，他多年的老友的我，豈不是間接地也有份嗎？叫我日後怎樣有顏

去見他的夫人呢。言念及此，我心口似乎被什麼東西塞住了。

上星期又接到他夫人來信說：「仍無可靠消息，唯依天命耳！」

我編這本小書，與抗戰雖無關痛癢，但不由得我不深深地懷念起這位受難的老朋友來，不由得我不寫入這篇不類的記事文。不管朋友們看見了，說我是在「造謠」也好，總之，對於一個超乎感激之上的友人起着懷念的心情時，我是非盡我所知道的寫下來不可了。但願聖泉像巴爾札克這傳奇故事中的騎士那樣雖然受了極重大的創傷（落入了魔鬼的手掌中，受傷是難免的了！）仍能早日回到他愛人的懷抱中來！但願將來在自由中國的樂士上我們仍能握手言歡，散步談心！

三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記於沙坪壩風生樓

# 偽裝的愛情

著作者 巴爾扎克

譯者 謝 侯

發行者 自強出版社

重慶韓家巷十五號

每册定價十八元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十月初版

(渝)一——三〇〇〇

•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

12/7/54  
本館城分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證安圖字第一〇五三號

